

八大山人的書法

王 方 宇

序 言

用中國傳統的說法論八大山人的書法，給了解他的書法的人聽，聽的人因為已經認識他的書法是什麼樣子，心裏已經有相當的感應，講的人如果能選用一兩個字，一針見血，有一語破的之效，聽的人會感到痛快淋漓，非常愉快，比方說，邵長蘅在《青門旅稿》裏說：「行楷學大令、魯公。……狂草頗怪偉。」張庚在《國朝畫徵錄》裏說：「書法有晉唐風格。」龍科寶在《八大山人畫記》裏說：「山人書法尤精，少時能懸腕作米家小楷，其行草深得董華亭意，今不復然。亦熊君（熊國定）云。」白苧村桑者（張庚）曰：「隆（應作「龍」，原書誤作「隆」）科寶記云：「山人書得董華亭筆意」非是。」（見《國朝畫徵錄》）楊寶《大瓢偶筆》說：「八大山人雖云指不甚實，而中鋒懸肘，自有鍾王之氣。」又說：「世人惟知黃魯直學《瘞鶴銘》，不知魯直前有唐之張嘉貞，魯直後有明之八大山人也。」《明代尺牘》說：「書有別趣。」黃賓虹說：「書法第一，畫第二。」謝稚柳說：「用禿筆。」又說：「是受明人王寵的書勢所引發。」

這些評論當然都有相當的價值。但是若追究起來，要找根據，那就要再費一番探討。

我這一篇文章，雖然寫的字數比較長，但是還只是在形而下的層次中作極膚淺的說明，最多只能供一些所見到的材料而已。形而上的高層結論，則必須向專家學者請教。這篇文章本來想從筆墨形式中看八大山人書法體勢的發展變化，但是因時間的限制沒能作較深入的研究，同時又因為方宇個人知識能力的水平太低，不能達到我所希望的成果，還要請當代專家不吝指點。

這一篇文章分作三段來講：

(一) 在八大山人留存的書法原蹟中看他寫過什麼樣的書體。

(二) 在八大山人留存的原蹟中，看他臨過什麼帖。

(三) 八大山人署名「八」字的分期和草書書體的發展。

八大山人存留的書法，如果把原蹟、照片和印本都包括在內，方字所見一共有三百多幅，這三百多幅之內，有冊頁、掛軸、手卷、屏條、對聯、扇面、以及信件，還有題畫。其中有年份的有五十幅。可以引用題畫中的書法，而有年份的，也有二十一幅。這是按幅算，不是按件算。冊頁是一幅一幅算的，一本冊若是十幅，其中有三幅有年份，就只算三幅。

現在把每種形式舉一個例。不拘有無年份。

(一) 冊頁中的迎首大字：「涉事」(圖一)

(二) 冊頁中寫的詩文：「一見蓮子心」(圖二、三)

(三) 掛軸：「儒墨兼宗道」(圖四)

(四) 手卷：《河上花歌》(圖五)

(五) 扇面：書林兆叔詩扇面(圖六)

(六) 屏條：唐詩(圖七)

(七) 對聯：飯蔬對客有豪氣。燒葉讀書無苦聲。(圖八)

(八) 書信：給鹿邨先生的信(圖九)

(九) 題畫：題畫魚軸：「到此偏憐憔悴人」(圖一〇)

(十) 書畫中所作的字：「个相如吃」「三月十九日」等(圖一一、一二、一三)

(一) 八大山人的書體

一、篆書

在波士頓美術館藏的一幅八大山人仿徐渭的大荷花的背面，裱着一段曾熙(張大千先生的老師)先生的跋。跋上說：「此清道人(李瑞清，張大千先生的另一老師)藏八大山人第一妙蹟也。嘗置之臥室，客有能賞八大畫者，引至榻前激贊，以為樂。張生季爰(大千)當執贊時，道人詒之曰：『八大無篆書，此數莖荷柄，即篆書耳。』張生尚能記其遺事。此幅為筠安三弟護持。丁卯(一九二七)元月熙識。」

八大山人的篆書有沒有留存到現在的呢？在三處可見：

(一)一六七四年甲寅五月初七日，他四十九歲時，在黃安平給他畫的肖像上，用篆書題「个山小像」四個字。後面的跋是用董其昌體的行草寫的。

(二)有一部山水冊頁，迎首用篆書題「天光雲景之圖」六個字（圖一四）。這部冊頁前曾歸粵人梁慧吾氏收藏，曾為此冊起一樓房，名「天景樓」，後曾歸張大千先生、王紀遷先生、何冠五先生收藏。現在王方字、沈慧處。

(三)弗利爾美術館藏的八大山人花鳥冊裏有一頁松樹，款中「八大山人」四字是用篆書寫的；但下面的「畫」字，却是草書。

二、隸書

八大山人的隸書，只見兩處。都是冊頁：一頁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傳綦花卉冊中有一頁石頭，題詩是隸書。另外一頁在一部山水花鳥對題冊裏，共二十頁，其中一頁是隸書。是一六九九年己卯十月初二日（小雪）寫的。見《八大山人真蹟》第一集（圖一五）。

三、章草

八大山人不擅長章草。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傳綦花卉冊》裏的瓜圖，和普林斯頓大學所藏花卉冊中一頁竹圖裏的題詩，都可以算是早期的章草。這個時期，他的書法，整體來說，還不甚成熟。所謂章草，也不大像章草。只是偶然有一兩筆想要模仿章草的筆意而已。在一七〇二、壬午，康熙四十一年一月，七十七歲有一部冊頁，其中有六幅山水、六幅臨索靖的《月儀帖》。印在《泰山殘石樓藏畫》裏，也印在《支那南畫大成》續集五裏。

另外在一部花卉書法冊頁裏，有一頁是臨索靖《月儀帖》。臨的是《三月》，沒寫全。這部冊頁（圖一六）在一九二三年曾經西泠印社影印。吳昌碩題為「八大山人書畫真蹟」。那時是阮性山的收藏，現在不知下落。這兩部冊頁中臨的《月儀帖》，倒是面對帖臨的（見圖一七），是有意學原帖的寫法和筆意，但是因為他不認識那些章草的草字，寫錯了的字很多。

此外翁萬戈兄所藏一七〇二年壬午十一月初四日（一陽之日，即冬至，即《安晚冊》中為退翁補畫山水冊頁之日）八大山人臨古人書之中有一頁，自題是臨章有道（應作張有道，即張芝），其實並不是臨的章草的字，只是因為寫的內容是關於章草的事情，其中因為不是對照臨的，字形多半是他自己的意思的章草，也只是只有幾筆畧有章草筆意而已。

四、楷書

早期的楷書有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傳綦花卉冊》中有幾頁早期露鋒芒的楷書，這可以算是真正的楷書（圖一八）。後來所寫的字有一種像小楷的佈局，每字獨體。但是偶然加上一兩個行書或草書的字。這一類的字很多，像在一六九二（壬申）、一六九三（癸酉）間臨的褚遂良《聖教序》。壬申年臨的，見日本期刊《國華》第七百二十四號，癸酉年臨的，印在《上海博物館藏朱奎書畫合冊》編號四裏。在一六九八戊寅小春寫的一段《聖母帖》的釋文，也是這種字體，現在王方字、沈慧處。本來釋文應該用楷字寫，但是裏面也夾有草字。這種字一直到一七〇五乙酉他八十歲時還寫。題乙酉年的這種字有三件。一件是印在《國華》第七百二十四號裏的一幅冊頁，是「四月既望」（既望是十六日或十六日到二十三日）寫的。另一件是印在《支那南畫大成》續集五，頁二五〇「五月既望」寫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還有一件是印在程琦編的《八大山人書畫集》裏的《烹雨亭記》扇面，也是「四月既望」寫的。

除了這兩種以外，有一種臨歐陽詢的字，寫的方方正正，在阮性山藏、吳昌碩題跋的《八大山人書畫真蹟》裏有一頁臨的是《淳化閣帖》裏歐陽詢的《蘭惹帖》，就是這種字體，但是裏面也雜有行書。在王方字、沈慧所藏的一幅臨倪瓚的山水冊頁上的題字，也是這種歐體（圖一九）。題的是：

倪迂作畫如天駿騰空，白雲出岫，無半點塵俗氣。余以暇日寫此。

這幾個字，是一筆不苟的純粹楷書，但也夾有一兩個行書字。

五、行書和草書

八大山人流傳的行書和草書最多（圖二〇、二一），風格也最突出。在一六八九（己巳）一六九〇（庚午）之間的大草，筆勢已達到渾厚圓潤的程度。佈置大小差參，偏中求正，每篇都有凌人的氣勢，邵長蘅所說的「頗怪偉」大概就是這種字。

一六八九年己巳十一月初十（至日）作的《三友圖》的長跋，曾印入《泰山殘石樓藏畫》和《支那南畫大成》第五卷第一四頁，八月十五日畫的《瓜月圖》上的題跋，以至一六九〇年庚午春天所作《孔雀圖》上的題詩，都是這種字。不太誇張的草字，也有不少，像王方字、沈慧藏的唐詩屏條，以及住友寬一所藏的一七〇五年乙酉寫的《醉翁吟》手卷，是比較不太狂放的而有含蓄的草書。

至於他在想到懷素時而寫的狂草有一頁寫的是：

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見，事去而心隱去。臨僧懷素書。

這是在翁萬戈兄所藏八大山人臨古人書中的一頁（圖二二），雖然註明臨懷素書，但是只是偶然想起懷素來，隨手一揮，並不是懷素真有這樣幾個字。這一頁用飛白法寫的草書，仍是八大山人的氣勢。放蕩不羈，流動天然，在不經意中自得天趣，可以算是狂草中之正書。這幅草書，其含蓄天真之處，就我所見，莫逾於此。

六、花押

方字所見八大山人花押有兩種，一種是「个相如吃」（圖一一）。江兆申先生在《故宫季刊》第八卷第三期中說可能是「與相如吃」，但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第一，八大山人有一方圖章，文字是「个相如吃」四個字。第二，己巳年《瓜月圖》上的「个」字和花押中的「个」字可以在字形上看出兩字的關係。「个相如吃」的花押，見於一六九四年甲戌的《安晚冊》中有六次之多，只有一個形式，他處亦見。

另一種花押文字應是「三月十九日」，是日乃崇禎自盡之日。這個花押有六個不同的形式：

- (一)  見於一六九四年甲戌《安晚冊》中之一頁（圖一二）。
- (二)  見於一六九七年丁丑程京蓐為黃研旅作山水冊（為至樂樓藏品）。其中一頁書法中花押作兩字分開的形式（圖一三）。
- (三)  見於一六九九年己卯為省齋作《臨河叙》中的題識。
- (四)  見於幾件一六九九年己卯作品之中，亦見於阮性山藏、吳昌碩題《八大山人書畫真蹟》中之一頁。
- (五)  見於一七〇五年乙酉八十歲寫在《醉翁吟》的手卷上，有印本。
- (六)  見於一七〇五年乙酉八十歲時所寫冊頁「石室先生」。印入《國華》第七百二十四號。

此外，還有一個簽字是把「拾得」兩個連起來寫成一個字如：。這個花字，只見於一七〇二年壬午和以後的作品。《安晚冊》中有兩頁有此簽字，那兩頁只有一頁題明是壬午，另一頁也是後來補進去的，不是原來二十二頁中之一。

還有一頁花卉，印在張萬里等編《八大山人書畫集》裏，上面寫「忝鷗茲」 三字，也可以算是花字。

(二) 八大山人臨過的帖和臨過的書家

八大山人臨過的帖，一定很多。對於那個時代所認為的魏晉法帖，尤其特別用過工夫，他所景慕的張芝（建安時人一九六至二三九）、索靖（二三九至三〇三）、王羲之（三〇七至三六五）等人的作品，雖然我們不敢說，凡是他見過的，我們也都見過，但是大部分我們都知道。可惜他在簽署八大山人以前（一六八五年乙丑，時六十歲），學書臨帖時寫的字，沒有材料可以查考。在簽署八大山人以後，他已進入老年，書畫筆法，雖仍有改變，但是所謂臨帖，已不是一意在形體中摹倣，無論臨甚麼帖，總還大部分是八大山人的筆法和體勢。留傳到今天，署名八大山人的作品中，有很多件是註明臨甚麼人的帖或是臨甚麼人的書法，但是這個「臨」字，至少有三個不同的意思，一個意思是面對著法帖，照著帖上的字，一個一個的寫。另外一個意思是背臨，是從記憶中把他記得的字寫出來。還有一種是所謂臨者，不過是在他寫那張字的時候，偶然想到那個書家字的體式，他寫出來的文字、字形、字體都不一定和他想到的那個書家的字有密切的關係。甚至他題臨某某人時，那個某某人根本就沒有寫過那樣一張字。他寫的只是在他的想象之中，得其大意而已。

從材料上看，有兩件冊頁中的書法都是註明臨古人的字：

一件是阮性山舊藏、吳昌碩題簽的《八大山人書畫真蹟》。此冊另外有同樣的一冊，在張萬里、胡仁牧編的《八大山人書畫集》裏印出。此二冊是面對面抄出來的，必然至少有一冊是贗本。冊中有花鳥畫八頁、書法八頁，每頁書法都註明臨某某人，其中各頁說明列下：

（一）臨鍾太傅書：這頁臨的是《淳化閣帖》第二裏的鍾繇（一五一至二三〇）《還示表》中的一部分。是從「蓋張樂於洞庭之野」寫到「斯為得之」，所寫的可算是楷書。

（二）臨王侍中書：這頁臨的是《淳化閣帖》第三裏的王僧虔（南北朝，齊人）的《二啓》中之一。從「臣僧虔啓」，寫到最後「謹啓」完。是草書。

（三）臨逸少書：這頁臨的是《淳化閣帖》第八裏的王羲之《安西帖》。《安西帖》有兩段，前一段字少。他寫的是第二段。自「所得安西六日書」，到「並與遠書也」完。是草書。

（四）未題所臨何帖，但是查知是《淳化閣帖》第五裏的《古法帖》的帖文。自「既移屋近西」，到「畫圖為別耳」完，所寫字形與原帖頗有不同之處。是草書。

(五) 臨逸少書：何帖待查，草書。

(六) 臨逸少書：這頁臨的是《淳化閣帖》第六裏的《蜀都帖》。自「省足下別疏」，到「但此心已馳於彼已」完。草書。

(七) 臨索靖書：這頁臨的是索靖《月儀帖》裏的《三月》一部分。《淳化閣帖》裏，沒有《月儀帖》，但是《淳化閣續帖》裏有，《汝帖》、《鳳樓帖》也有。是章草。

(八) 未題所臨何帖，但後面有「渤海郡率更令歐陽詢記之」。所寫是八大山人的歐體。所臨是《淳化閣帖》第四歐陽詢的《蘭菴帖》。原帖作「蘭菴」，八大山人寫為「蘭若」。自「貞觀六年」到最後寫完。是八大山人歐體的楷書。

八大山人這部冊頁，可能是一六九九年己卯和一七〇一年辛未之間的作品，所寫的字形和字體，雖然兼或有與原帖不同之處，但是一定是面對原帖臨寫的。

另一本冊頁，是翁萬戈兄的收藏，原屬翁同龢的藏品。冊中有山水畫頁，但是與八大山人無關。畫上也沒有八大山人的署款，所以不能視為偽作，只是把兩件無關的書畫，裱成一冊而已。

冊中有字十六頁，最後一頁題「壬午（一七〇二）一陽之日」（即冬至、十一月初四日）。每頁也題明臨某某人書。內容有一大部是有關中國文字的記述，也有幾幅內容是有關詩文史蹟的文字，今將每頁簡單說明列下（次序是方字所訂）：

第一頁：臨褚河南（遂良，五九六至六五八），寫的是楷書，兼有行書數字。內容寫的是關於大篆、籀文和小篆的來源。

第二頁：臨虞永興（世南，五五八至六三八），是用行書寫的，內容說的是古文的來源。

第三頁：未寫所臨何人，是行書，內容是說隸書的來源。

第四頁：臨王逸少（羲之）行書，內容是說八分書的來源。

第五頁：臨鍾太傅（鍾繇，一五一至二三〇），行書，內容是行書的來源。本頁上又題「回道入述古」五個字。回道人是呂巖，即呂洞賓，是唐朝的書法家。不知何所取意。

第六、第七頁：臨章（應作張，是筆誤）有道（即張芝）。是用章草筆意寫的。內容說的是章草的來源。

第八、第九頁：臨徐季海（徐浩，七〇三至七八二）。行書，有兩段，前一段字稍大，寫的是格言。後一段字稍小，內容說的是有關《瘞鶴銘》的事情。這是八大山人和《瘞鶴銘》有關係的唯一的材料。

第十、第十一頁：臨李北海（李邕，六七八至七四七）行書，有兩段：前一段字稍大，寫的是有關盧鴻見唐玄宗的故事。這一段，八大山人在別處也寫過。後面一段，字稍小，寫的是有關董其昌（一五五五至一六三六）說盧鴻的事。又提到董題戲鴻堂詩，後面又提到嚴君平、鍾元常（鍾繇）、劉次庄（宋人）等人的書法及刻帖。最後說到盧鴻有《草堂圖》，想即草堂十志。

第十二頁：臨顏平原（真卿，七〇九至七八五），行書，內容寫的是陸象先（六六五至七三六）所說的「庸人自擾之」的事情。

第十三頁：臨懷素（七二五至七八五）書，草書（見前）。

第十四頁：臨米南宮（米芾，一〇五一至一一〇七），草書，內容說的是性情理欲之事。

第十五頁：臨倪元鎮（倪瓚，一三〇一至一三七四），字微作扁體的楷書，似要學倪瓚楷書體，但是並不像，仍是像八大山人的字。內容是論詩。

第十六頁：沒寫臨的是甚麼人的字，行書，寫的內容是格言。

這十六頁書法，氣勢渾厚，筆鋒含蓄，為晚年最精精品之一。但所謂臨某某人書，並無根據。這部臨古人書冊，是八大山人成熟而有自己個性的作品，筆法和字的結構，大部分都是八大山人的本來面目。

除了這兩本冊頁以外，他加上註明的，或是沒有註明而知道他是臨帖的字可以查出者，有下列九項：

一、八大山人臨《臨河叙》

「臨河叙」三字最早見於《世說新語》第十六《企羨》劉孝標的註。在《世說新語》的正文裏的名稱，是「蘭亭集序」。《蘭亭集序》的糾紛，古今論辯很多，但是各本的字數以及字的寫法，都是根據一個祖本傳錄翻刻出來的。這些「蘭亭集序」的拓本或是臨寫的墨蹟，其文字與《世說新語》註裏的「臨河叙」小有區別。不同之處有兩點：

（一）《臨河叙》短，只一百五十三字，世傳《蘭亭集序》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或五）字。《臨河叙》缺少「夫人之相與」以後的一大段文字。

（二）《臨河叙》和《蘭亭集序》在「列坐其次」以後，文句多少，前後有不同之處，用字亦有參差，今將二者不同處錄下。

《蘭亭集序》：「……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

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

《臨河叙》：「……列座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矣。……」

《臨河叙》缺：「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足以極視聽之娛」，但在「暢叙幽情」後多一「矣」字。《蘭亭集序》之「遊目騁懷」，《臨河叙》作「娛目騁懷」。又《臨河叙》自「是日也」至「信可樂也」，在「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之前。

八大山人所臨之本究竟是甚麼樣的拓本？甚至是否真有一百多字的一部《臨河叙帖》？都待查考。

所見八大山人寫的《臨河叙》有七本。有兩本有跋，提到這部帖。現在把所見各本分述如後：

(一)一六九三年癸酉五月二十日的臨本冊頁兩幅。這本會印入《泰山殘石樓藏畫》及《朱耷書畫合冊》編號四，現藏於上海博物館。

八大山人所寫的這一篇，是在現存有年份的各篇之中最早的。其中的文字，和《世說新語》註中的《臨河叙》相近，但亦小有區別。其不同之處如下：《世說新語》是「暮春之初」，八大山人臨本作「暮春」；「此地有崇山峻嶺」作「此地迺峻嶺密山」，「崇」字作「密」，似與想到「崇禎」有關；「又有清流激湍」作「更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作「暎帶左右」，《蘭亭序》拓本亦作「暎」；「惠風和暢」作「惠風何暢」；「矣」作「已」。其他與《世說新語》註中的《臨河叙》同。後面又寫出：「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這些字都是《世說新語》註中《臨河叙》有，而《蘭亭序》拓本中沒有的。後面又題「王逸少《臨河序》。八大山人臨」，再後面有一段跋文：

世傳逸少《臨河集叙》，大為得意之作。凡數十本。此本當是弁山寶物。假子昂北道十三跋此蔑以加也。八大山人記。癸酉五月二十日更臨一過。

這段跋文和一六九九年己卯八月左右所寫的《臨河叙》跋文，有相近之處，但不同。

(二)一六九八年戊寅春，扇面。印入《八大山人書畫扇面集》。有短跋：「戊寅春日臨。為南高先生正之。」

這段《臨河叙》中的文字，和癸酉年所寫的一本，又小有不同。癸酉年所寫有「歲在癸丑」，此本無。又癸酉本是「更有清流激湍」，此本作「更清流激湍」。

「信可樂也」作「洵可樂也」。最後只寫到「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為止。

這一本文字和後來其他各本，都是完全一致的。

- (三)一六九九年己卯七月為聚升（省齋）所作冊頁五幅。印入《朱耷書畫合冊》編號五。現藏於上海博物館。有跋：

己卯秋七月 聚升先生以冊索畫，偶為臨此。也是河水一担直三文。八大山人記。

- (四)一六九九年己卯八月十六日左右（既望）冊頁六幅。印入《大風堂名蹟》第三集《蘭亭詩畫冊》。後有跋文：

此為王逸少《臨河集序》。近世所傳定武本，凡三百二十五字。《臨河叙》只得百字。更碑室一本，較山人所臨字大。子昂北道，那得此耶。八大山人記。

本冊內，另有一幅山水畫的對題詩，後面跋中題有年份：

此冊為□年道翁屬書畫近四載，漫臨《蘭亭》一卷，并小作六首。呈正。己卯秋八月既望。八大山人記。

癸酉年本和這本的跋文裏，都提到《蘭亭序》的拓本，和他臨的一本。所謂「子昂北道」是趙孟頫跋《蘭亭》的時候是在北上的船中。那是元至大三年（一三一〇）九月初五日到十月初七日。一共題了十三次。在第十二跋中說：

余北行三十二（先寫「四」字，又點去，改成「二」字）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窗晴暖，時對《蘭亭》，信可樂也，七日書。

八大山人所寫的，就文字來看，並不是世傳的《蘭亭序》拓本。他寫的文字，和《世說新語》註中的文字相近。雖然在早一些時候所寫的和戊寅以後所寫的文字有些不同，但是到了戊寅以後，就都一致了。可見是有意改成這樣的。但是他所臨的這本帖，為甚麼從來沒人看見過，沒人說過呢？他是不是就是照著《世說新語》註中的文字隨他自己的意思寫的呢？但是又分明說：「此本當是弁山寶物。」又說：「更碑室一本較山人所臨字大。」他所臨的那本究竟是甚麼樣子，方宇一時無法查出。

(五)一七〇〇年庚辰夏，冊頁一幅。印在《大風堂名蹟》第三集花鳥山水冊。這個冊子裏，有三頁題的是庚辰夏。這一頁《臨河叙》雖然沒寫年份，亦可能是庚辰年所作。

(六)一七〇〇年庚辰十一月十三日（至日）大字六扇屏。一九六三年印入日本二玄社一〇一號《書蹟名品叢刊》及《書跡名品圖錄》。

每字尺寸約三吋至五吋不等，每幅三行，每行五字至八字不等，共十六行半。每扇約三十吋長，十五吋寬。氣勢雄偉，洋洋大觀。文字與戊寅後各本全同。

(七)無年月小字冊頁。王方字、沈慧藏（圖二三）。

無跋、無年月。與《大風堂名跡》第三集中庚辰本近似，但不同。

在癸酉年寫的《臨河叙》跋語上說「更臨一過」（圖二四），當然從前他曾臨過，可惜早期的臨本，我們沒有見過。從我們見過的這七本看，八大山人《臨河叙》字的體勢，表現成熟的八大山人面目多，表現王羲之《蘭亭序》裏的面目少。至於氣勢，也是渾厚拙重多於流動飄逸。在他書法裏保存的魏晉遺風，只能於神韻中求之。

二、臨《興福寺半截碑》。王方字、沈慧藏（圖二五）

《半截碑》是唐朝興福寺的一位僧人，名叫大雅，集王羲之帖中的字，為一位大將軍立的碑。因為出土的時候只有半截，所以叫《半截碑》。又因為是興福寺的僧人集的字，在碑文第一頁上有「興福寺」三字，所以也叫《興福寺碑》。碑上有「開元九年（七二一）十月二十三日窆」，碑大約就是這時候立的。在唐朝立碑，集王羲之帖裏的字以為碑文，是屢屢見到的，最著名的是懷仁集的《聖教序》。除此以外，據說有十八種。

《興福寺碑》是明萬曆（一五七三至一六二〇）間在陝西西安城壕中發現的。八大山人是一六九九年己卯臨的。想那時此碑的拓本，尚屬新穎。

當然八大山人臨此碑的目的，是有意從碑刻中追尋王羲之的筆意。我們知道，拓本和墨跡之間的差別，同時集的字裏，有多少是王羲之的字，即或原來是王羲之的字，經過輾轉模拓，能保留多少，都是問題。但是八大山人這時的臨帖，已經不是從點畫中求之，他所寫出來的，與其說是臨摹，不如說是一種創作。最多不過是用碑中的文字，設

法追求他想像中王羲之的氣韻而已。

三、臨索靖《月儀帖》

見《泰山殘石樓藏畫》及《支那南畫大成》續集五、題跋。又一頁見阮性山藏、吳昌碩題簽《八大山人書畫真蹟》。

「月儀帖」是古人一種為寫信用的尺牘格式，是一種範本。從前，有「書儀」的名稱，「書儀」就是寫信的範本。「月儀」是按著月份編排的寫信的範本。現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的《朋友相聞帖》墨蹟，也是月儀帖的一種。

索靖的《月儀帖》，最早見於宋朝劉燾集的《淳化閣續帖》。也見於《汝帖》和其他的帖。這部帖，每月有兩段，但是四、五、六這三個月的，已經失去了。

八大山人推崇索靖的書法，見於他這件書法後面的跋語（圖二六）和《聖母帖》釋文的題跋（見後）。他那個時代所見到的章草材料以及索靖的書法，不會比現代多，所作的研究，不見得比近代人深入，所以在他臨的《月儀帖》裏難免有幾個錯字。

索靖《月儀帖》，現存的情況，只剩九個月，每月有兩段，八大山人所臨，收在《泰山殘石樓藏畫》裏的六頁，有正月一段、七月一段、八月兩段、九月兩段，收在《八大山人書畫真蹟》裏的，只有三月一段，也沒寫全。這都是他七十五歲以後所作。雖然是面對帖臨寫的，只是錄其字，摹其形而已，仍是八大山人的渾厚筆意。

在壬午年所作冊頁，第六頁後面有一段跋語：

此晉司馬索靖（二三九至三〇三）月儀書法。月儀頗似漢張芝書，未悉張芝更學於何人。而章帝（七五至八七）故好之，以傳於世。迺得此也。壬午一月既望，八大山人記。

他所說的「頗似漢張芝書」，大約是指《淳化閣帖》中的《秋涼平善帖》說的。

四、臨《淳化閣帖》中唐高宗《藝韞多材帖》

在美國一九七一年書法展覽會幼荷教授編的目錄裏，第八十二號印有八大山人扇面一件，是紐約顯洛阜的收藏（圖二七）。這扇面曾印入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年出版的《八大山人書畫扇面集》。文後題「壬午（一七〇二）天中節（五月初五）臨為文玉年道兄正字。」沒題臨的是甚麼帖。在目錄中有 Jonathan Chaves 的英文譯文，錯誤很多，但亦難怪。因為這段文字是八大山人臨的《淳化閣帖》第一中的《藝韞多材帖》，他臨

寫的時候，少寫了幾個字。所以難怪外國人看不懂。

現在把帖中的原文錄下來：

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聞其比來復愛飛白，昨故戲操翰墨，聊以示藹。慙六文之麗則，異五際之芳詞，忽枉來書，談飾過實，顧唯菲迹。非敢當仁，披覽循環，祇以增愧。故斯表意，餘不多云。諮。十五日。

八大山人的臨本，和帖中的字比較，有畧去的字、有異體字。

第一個字，「叔」字，「藹夙奉趨庭之訓」的「藹」字，「聊以示藹」四個字，和「祇以增愧」後面所有的字都沒寫。

「惟」作「唯」，「祇」作「祗」，「飾」作「飭」是異體字。

在《淳化閣帖》裏，把這段列在唐太宗之下，那是錯誤。這點早有黃伯思在《法帖刊誤》裏指出。據我們現在所知，這是唐高宗李治在作皇帝以前，給他的叔父魯王靈夔的一封信。說的是靈夔的兒子，范陽王藹寫字的事。他喜歡飛白，所以李治寫了一張飛白書送給他。藹把這張字給他父親靈夔看了，靈夔認為這張字很好，給李治寫了一封信。這段《藝韞多材帖》是李治寫的回信。

我們知道「叔」是誰、「藹」是誰、寫信的人是誰，這才可以把這段文字讀通。

這段文字雖然是《淳化閣帖》裏的文字，但是八大山人扇裏面的小行楷寫的蘊藉纏綿，確乎有晉人小楷的風韻。

在一九三六年出版，容庚編的《伏廬書畫錄》裏，印有一幅八大山人臨《藝韞多材帖》軸（圖二八），也沒有題臨的是甚麼帖。說明裏有容庚的一段案語。在案語裏提到章鈺先生云：「談飭二字不可通，疑挾飾之沿誤。」這說的是八大山人寫的，有「談飭」二字，但是章鈺沒查原帖，所以他不知道原帖根本是「談飾」，「談飭」就是「談飾」，並不是沿誤。

這一件書法軸中的文字，和扇面中的字一致。所缺的字，也都一致。年份題的是「壬午（一七〇二）至日臨」。若果「至日」是冬至，那就是十一月初四日，要是夏至呢，那就是五月二十七日。離寫《藝韞多材》扇面的時候，只有二十二天。

和這件書法軸字形、空白、行數、字的地位，除了圖章以外，完全一模一樣的，另外還有三本。一本是台北故宮博物院新收的，印在《故宮季刊》第八卷第三期。一本從前在紐約，現在不知下落，方字有照片。另一本前亦在紐約，方字有照片，後不知下

落，近蔣彝兄寄給我一張彩色幻燈片，說是歸新加坡陳之初先生收藏。就這四件的情形來看，愚以為其中至少有三件不是八大山人所作。這個情形，和七本《臨河叙》的情形不同。七本《臨河叙》，有扇面、有六扇屏、有六幅的冊頁、有五幅的冊頁、有兩幅的冊頁，雖然有兩件一幅的冊頁，但是兩件對照，不是對面抄的，字的大小、空白、行、款等，都有參差。所以這七本《臨河叙》，可能都是八大山人寫的，而這四幅《藝韞多材》軸，至多只有一幅是八大山人寫的。

至於這四件《藝韞多材》軸裏，有沒有真蹟，甚至那一幅是真蹟，若能懸諸一堂，一定可以有結果。即或是不懸諸一堂，我相信，真有限力的人，也能分辨。只是不易把人說服而已。

五、臨褚遂良

八大山人註明臨褚遂良的字，有一幅印在《大風堂名蹟》第三集，書畫合璧冊裏的一頁。是一七〇二年壬午七十七歲以後的作品。字是八大山人的本體行草，題臨褚河南。就字形看與褚字無大關係。

臨褚遂良《聖教序》所見有三件。有兩件註明是「臨褚河南書」，未註明是《聖教序》。這兩件文字一樣，都是從「承至言於先聖」到「與乾坤而永大」，都是用楷書寫的。一件是一六九三年癸酉五月二十一日寫的（圖二九），共兩頁，印在《朱耆書畫合冊》編號四裏，是上海博物館的收藏。用軟毫筆，字渾厚，雖然沒有褚遂良《雁塔聖教序》如綿裹針之筆意，但可能是面對拓本臨的。另一件沒年月，在王方宇、沈慧處，是用硬毫尖筆寫的，見鋒芒，亦是八大山人筆意多於褚遂良之筆意。另有一幅行楷，見《國華》第七百二十四號，是一六九二年壬申八月十六日左右臨的，沒題臨褚遂良《聖教序》，但是所寫的文字是從「蓋聞二儀有象」到「細之則攝於毫釐」，是《聖教序》裏的文章。也像是面對拓本臨的。

六、臨歐陽詢

所見過的八大山人的歐字，是別具一體的楷書，如《八大山人書畫真蹟》中臨《蘭惹帖》的一頁。但是在《大風堂名蹟》第三集書畫合璧卷裏，有一頁註明「臨歐陽詢書」，字體不是八大山人的歐體，而只是八大山人體的楷書。八大山人的歐體字，最明顯的例子是王方宇、沈慧所藏的一頁臨倪瓚山水的題字（見前）。

七、臨王寵

在《大風堂名蹟》第三集，書畫合璧冊裏有一頁用行楷寫的詩，題「臨雅宜山人」（圖三〇）。此頁現在王方字、沈慧處。爲了這頁臨王寵的書法，方字十數年來曾留心王寵的書法和這頁臨本的關係。所見王寵書法，有兩大類，一類是明朝人所推崇的有晉人風格的小楷，另外一種是草書，比較露鋒芒，飄逸灑落。八大山人這頁的筆法，純樸藏鋒，字形穩重堅實，佈置、氣度都和王寵的書法關係並不密切。謝稚柳所說，八大山人書法是受明人王寵的書勢所引發，不知是指王寵的那一類字說的。

八、臨董其昌

大致的說，八大山人的書畫曾受董其昌的影響，是不成問題的。

龍科寶在《八大山人畫記》裏，記熊國定的話：「其行楷深得董華亭筆意，今不復然」是正確的。張庚在《國朝畫徵錄》裏說龍科寶說的不對，是張庚的錯誤。

在《泰山殘石樓藏畫》裏印有三封八大山人的信，這三封信也印在《支那南畫大成》續集五，題跋二四五至二四七頁。內容跟字畫有關係。第一封信：

手卷奉還，董字畫，不拘大小，發下一覽，爲望。八大山人頓首。二月三日。

第二封信：

《十紙說》有舊拓者不，此帖前少二種紙。苔紙，乃其第一說也。實父畫非不佳，敝友惡其冷落價昂，可別作道理。來日過我面商之，如何？敬老年道兄。八大山人頓首。二月七日。

第三封信：

《天馬賦》，陳先生字，居六畫，一併送上。《天馬賦》原本，較此字小。以不得真蹟爲恨事耳。張店已有董宗伯真字畫。二三日內發下一覽，爲望。八大山人頓首。二月望。

在這三封信以外，紐約顧洛阜所藏八大山人書簡中，有一頁提到董其昌：

……五日在北蘭涉事一日也。質老致意。思翁畫馳去是幸。鹿邨先生。八大山人頓首。七月九日復上。

在這些信中，可見他渴求董其昌手跡。

《十紙說》和《天馬賦》本來都是米芾的字，但是董其昌都臨過。《天馬賦》方字曾見董臨本。但信中沒有說明是米書還是董臨。八大山人曾臨《十紙說》。在張大千先生贈與方字的《八大山人書法目錄》中，有《十紙說》一項。但未見實物。請問後，說：「已早在日本送人，開目錄時忘了。」曾告訴我，接受的人是誰。惜我未得暇追求照片，只好暫作闕如。

八大山人早年書法，學過董其昌，不但有當時人龍科寶的記錄，並且有一六七〇年辛亥臘盡四十七歲時署名个山傳綦的詩軸（圖三三）。也有一六七八年甲寅蒲節後二日自題黃安平所作「个山小像」四字後面的跋語。都是很清楚的董字的規模。

簽署八大山人以後，註明臨董其昌的字，現存僅見冊頁一幅，印在程琦兄所編《八大山人書畫集》裏。這一頁本來和一部晚年的烏石蘭荷山水冊在一起，經過任董、吳待秋、丁念先、程琦的收藏。程琦兄數年前將此冊贈交方字，可惜此頁那時已不在此冊之內。幸而尚有印本可以追尋。這一頁，是很難得的材料，是很不常見的晚年用硬毫筆所作，雖然是硬毫筆，但分析起來，其枯濕、粗細、轉折、圓勁之筆法，與其他晚年書法是相合的。所臨是一頁董其昌寫的顏真卿《送劉太冲叙》的跋。跋文和《戲鴻堂帖》中跋文不同。顏真卿的《送劉太冲叙》的問題非常複雜，董其昌刻在《戲鴻堂帖》中的也頗值得討論。但離本題太遠，容待他論。

九、臨黃道周

王方字、沈慧藏有兩頁八大山人晚年臨黃道周的書簡（其一見圖三一），已殘破殊甚，字也不像一般黃道周的字。雖然可能是面對原蹟臨寫，但是八大山人有了自己的書體以後臨的，而不是照着點畫摹寫的。

以上各項都是根據八大山人書寫的原蹟，查錄出他曾注意那些帖和那些書法家。除此以外，還有他在帖後寫的跋語，為帖寫的釋文和收藏過的帖，這些也都可以表現他對這些帖曾經注意，甚至也臨摹過。

（一）王羲之《遺教經》和王獻之的《鵝群帖》：

在《大風堂名蹟》第三集印的一件書畫合璧卷，其中有一頁是書《鵝群帖》後。

《鵝群帖》是王獻之的字，有一本墨蹟曾於一九三八年由羅振玉印在《貞松堂歷代名人書法》中第一冊，第一頁。其中原蹟上以及題跋上沒有八大山人的字蹟和圖章。八大山人所題，大概是在某種拓本的後面，然後又用此文寫了一幅冊頁。在跋語裏，也提

到《遺教經》，可見他對這兩本帖都用過心，也可能臨過。

(二) 八大山人藏宋拓懷素《聖母帖》及手書釋文：

這件是一本宋拓懷素《聖母帖》和八大山人寫的釋文附一段跋語(圖三二)，裱成一個手卷。曾印在程琦兄編《八大山人書畫集》裏。現在在王方宇、沈慧處。在書裏說，帖是宋拓，有人以為帖不一定是宋拓。方宇於此沒作較深的研究，但至晚是明拓，總不成問題。其重要性，不在宋拓或明拓，而是在八大山人的收藏。帖上有三方八大山人的印。一方是長方陽文  印，周士心兄釋為「蕙艾」。一方是大型的「一山人」印。另一方是陰文方印「可得神仙」。釋文是用行楷寫的，也有一些他認錯了的字。這是一六九八年戊寅十月寫的，字體和這個時期的字相符。

《聖母帖》內容是道家的故事，說的是劉綱的女弟子東陵聖母，因以道法助人，以致家庭不合，牽涉訴訟，身入囹圄，自囹圄之中騰空上天，携同二女飛昇，由後人立廟等事。不知是何人作的文章，是懷素用工正草字寫的。此帖名氣很大，研究的人很多，又是僧道合一的作品，八大山人於此當然更有興趣。

在釋文後面，八大山人有一段跋，表現他對張芝、索靖和懷素書法的評論：

綠天庵《自序》、《千字》等帖，醉書。一本于張有道之玄。唯《聖母帖》醒書，得索幼安與張有道之整。因想見漢二家書法，皆生長酒泉州郡，一去而為屬國。綠天庵書，那得不珍重之。戊寅之春。八大山人題于在芙山房。

懷素《千字文》有兩本。一本是大草，有拓本，另一種是小字獨草，有墨蹟、有印本。真偽的考證，已有很多人說過。八大山人所說的《千字》，和《自序》放在一起，說是醉書，想是那本大草的拓本。

他所提出來的「玄」、「整」，「醉書」、「醒書」的說法，是他創立的，至於懷素的草書和張芝及索靖的關係，也不能在此多談。

因為八大山人對懷素如此珍重，又把《聖母帖》的釋文寫出，雖然有錯字，但是一定用過不少的工夫，下過不少心思。想他也可能臨過《聖母帖》。

(三) 八大山人草書書體的發展

在談書體的發展以前，應當先把材料按年份排列出來。這篇文章的材料，僅限於原蹟、照片和印本。間接的材料，如各家題跋、各書的著錄，都尚未引用。愚以為從原蹟

或影本中研究是第一步。文字上的研究，要從原蹟或影本中找根據，從原蹟或影本上的材料推理，這是第二步。完全從文字中找結果，那就要先解決很多文字上的問題；和從原蹟中研究，有同樣的真贗的困難。但是原蹟中真贗的問題，如果走向科學的研究道路，不久的將來，可以漸漸分明。但是文字上的真贗問題，就複雜得多。暫時和原蹟的問題一樣，只好聽從高明專家人士的判斷。

這些有年份的材料，分兩類，一類是單純的書法，另一種是題畫。所列的只限於原蹟本件上有年份的。冊頁亦只限於有年份的一幅，同一冊中，未寫年份的不錄。

以下所列共七十一件，題畫二十一件，純粹書法五十件。

八大山人書法編年

（有 * 者是畫上的題字）

1659（1660）己亥、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 三十四歲

（一）十二月初一（朔日）。冊頁，「三五銀筍興不窮」詩、楷書。台北故宮博物院《傳綰花卉冊》。（未署名）

（二）十二月。冊頁，「己亥七月旱甚」跋、小楷。台北故宮博物院《傳綰花卉冊》。（署灌園長老）

1671（1672）辛亥、康熙十年 四十六歲。

（三）十二月三十日（？）（臘盡）。掛軸，「青山白社夢歸時」詩、行書。王方字、沈慧藏。（署个山傳綰）（圖三三）

1674甲寅、康熙十三年 四十九歲

*（四）五月初七日（蒲節後二日）。題《个山小像》，「个山小像」篆書、跋語行書。北京故宮博物院。（未署名）

1678戊午、康熙十七年 五十三歲

*（五）八月十五日（中秋）。又題《个山小像》、行書。北京故宮博物院。（未署名）

1681辛酉、康熙二十年 五十六歲

*（六）五月。題山水畫，「梅雨打繩金」詩、行書。《泰山殘石樓藏畫》。（署驢）

1684甲子、康熙二十三年 五十九歲

（七）冊頁對題，題芭蕉，「點筆蝦蟆屯」詩、行書。照片得自饒宗頤、李葉霜二兄處，新加坡陳文希先生藏。（署个山）

(以上皆尚未署「八大山人」，但甲子冊頁中已有「八大山人」陰文方印。)

1685乙丑、康熙二十四年 六十歲

(八)夏。掛軸，「吾齋之中」四言座右銘、行書。照片得自程琦兄處。

(九)扇面，「青山西未了」林兆叔詩、小行楷。《八大山人書畫扇集》。

1686丙寅、康熙二十五年 六十一歲

*(一〇)正月十五日(上元)。掛軸，題《清供圖》，「春酒提攜雨雪時」詩、行書。

照片得自李葉霜兄處，聞曾歸蔣穀孫氏。

1689己巳、康熙二十八年 六十四歲

(一一)六月。冊頁對題，題鯰魚，「細雨濛濛黃竹村」詩、草書。照片得自王己千兄處。

*(一二)七月二十五日。冊頁，題蓮蓬，「一見蓮子心」詩、草書。照片得自王己千兄處。

*(一三)八月十五日。掛軸，題《瓜月圖》，「眼光餅子一面」詩、草書。照片得自米舟。

(一四)十一月初十日(至日)。掛軸，題《三友圖》、長跋及詩、草書。《泰山殘石樓藏畫》及《支那南畫大成》。

1690庚午、康熙二十九年 六十五歲

(一五)春。冊頁對題，題仿陸治畫，「傲包山畫法」題字、草書。王方宇、沈慧藏。

*(一六)春。掛軸，題《孔雀圖》，「孔雀名花雨竹屏」詩、草書。《泰山殘石樓藏畫》、《八大山人畫集》，及其他印本。

*(一七)九月九日(重陽)。掛軸，題《鷓鴣圖》、草書。照片得自王己千兄處。

(一八)冊頁對題，「夢嵐龍與虎」詩、草書。照片得自龐耐處。

(一九)同上，「黃花經九秋」詩、同上。

(二〇)同上，「朝上青叢臺」詩、同上。

(二一)同上，「交河上南舟」詩。

(二二)同上，「西塞一帆頃」詩、同上。

(二三)同上，「虎豹不足數」詩、同上。

1691辛未、康熙三十年 六十六歲

*(二四)十月十六日左右(既望)。冊頁，題《雙禽圖》，「為適之社兄」題字、行

書。《國華》第七二四號。

1692壬申、康熙三十一年 六十七歲

(二五)八月十六日左右(既望)。冊頁，臨褚遂良《聖教序》、楷書。《國華》第七二四號。

1693癸酉、康熙三十二年 六十八歲

(二六)五月二十日。冊頁，《臨河叙》、行書。《朱耷書畫合冊》編號四。

(二七)五月二十一日。冊頁，臨褚遂良《聖教序》、楷書。《朱耷書畫合冊》編號四。

*(二八)夏(昭陽大梁夏)。冊頁，題畫，「此畫仿吳道元」、行書。日本印本。

(二九)六月十六日左右(既望)。臨北海書、行書。日本印本。

(三〇)十月(昭陽大梁十月)。扇面，「淨几明窓」四言銘、行書。《八大山人書畫扇集》。

1694甲戌、康熙三十三年 六十九歲。

(三一)五月二十九日(夏至)。冊頁，《安晚冊》迎首及跋、行書。住友寬一藏，《石濤と八大山人》及《八大山人花卉雜畫冊》。

*(三二)閏五月十六日左右(既望)。掛幅，題《魚鳥壽石圖》，「到此偏憐憔悴人」詩、草書。《八大山人真蹟》第一冊。

*(三三)閏五月十六日左右(既望)。冊頁，題山水畫、行書。《朱耷山水花鳥冊》及《畫苑綴英》。

*(三四)六月十六日左右(既望)。掛軸，題山水畫，「鹽醋食何堪」詩、草書。《大風堂名蹟》第四集。

(三五)六月二十日。冊頁，《安晚冊》跋之後記、行書。住友寬一藏，《二石八大》及《八大山人花卉雜畫冊》。

*(三六)六月二十一日。掛軸，題《荷花小鳥》，「甲戌六月二十一畫」題字、草書。照片。王己千兄藏。

*(三七)六月二十六日。掛軸，題畫魚，「到此偏憐憔悴人」詩、草書。王方宇、沈慧藏。

*(三八)夏日。掛軸，題《雙鳥圖》，「西洲春薄醉」詩、草書。《宋元明清名畫大觀》及《中國(支那)名畫寶鑑》。

1695乙亥、康熙三十四年 七十歲。

* (三九) 九月九日 (旂蒙大淵獻重陽日)。冊頁，題《魚石圖》、草書。《蘇州博物館藏畫》。

* (四〇) 十月 (小春)。掛軸，題《荔枝圖》，「老夫批點南荒筆」詩、草書。《南宗名畫苑》及《支那南畫大成》。

* (四一) 冬日 (甲戌題畫明年冬日)。扇面，題畫魚，「到此偏憐憔悴人」詩、行書。王方宇、沈慧藏。

1696 丙子、康熙三十五年 七十一歲。

(四二) 四月七日。冊頁，為寶崖書，「塊石此由拳」詩、行書。王方宇、沈慧藏。

(四三) 五月二十六日 (柔兆)。冊頁，《千字文》、草書。周墨南照片。

* (四四) (柔兆)。掛軸，題《魚石圖》，「柔兆」草書。顧洛阜藏，印本甚多。

1697 丁丑、康熙三十六年 七十二歲。

(四五) 五月以至六七八月。手卷，題荷花卷、河上花歌、草書。《天津博物館藏畫續集》。

(四六) 十月二十五日 (彊星紀)。冊頁，李愿《歸盤谷序》、行書。王方宇、沈慧藏。

(四七) 十月 (小春)。冊頁兩頁，「吳縑約天風」詩、小楷。王方宇、沈慧藏。

1698 戊寅、康熙三十七年 七十三歲

(四八) 春。扇面，《臨河叙》、行書。《八大山人書畫扇面集》。

(四九) 十月 (小春)。手卷，《聖母帖》釋文、行楷書。王方宇、沈慧藏。

1699 己卯、康熙三十八年 七十四歲

(五〇) 七月。冊頁、為省齋作《臨河叙》、行書。《朱耷書畫合冊》編號五。

(五一) 閏七月六日。書箋、草書。《朱耷書畫合冊》編號五。

(五二) 八月十六日左右 (既望)。冊頁對題，「嚮者約南登」詩、草書。《大風堂名蹟》第三集《蘭亭詩畫冊》。

(五三) 十月初二 (小雪)。冊頁對題，「六華時寫黃花鞠」詩、隸書。《八大山人真蹟》第一集《花果對題冊》。

(五四) 冊頁對題，「棠墅人家自琢琴」詩、行書。《八大山人真蹟》第一集《花果對題冊》。

(五五) 冊頁，臨《興福寺半截碑》、行書。王方宇、沈慧藏。

* (五六)五月初五日(端陽)。掛軸，題《艾虎圖》、草書。王方字、沈慧藏。

1700庚辰、康熙三十九年 七十五歲

(五七)正月十五日(上元)。冊頁對題，「是雀幾多年」詩、草書。《八大山人真蹟》第一集《花果對題冊》。

(五八)三月十七日(立夏)。冊頁，《東坡遊廬山記》、行書。《大風堂名蹟》第三集《花鳥山水冊》。

(五九)三月二十日。冊頁三頁，《白居易北窗三友詩》、草書。王方字、沈慧藏。

(六〇)三月。冊頁，題山水畫，「庚辰三月雨寫六幅」、草書。《張大千先生摹敦煌壁畫及其收藏展覽目錄》。

(六一)十一月十三日(至日)。屏六扇，大字《臨河叙》行書。二玄社《書蹟名品叢刊》及《書道名品圖錄》。

1702壬午、康熙四十一年 七十七歲

(六二)一月十六日左右(既望)。冊頁，臨索靖《月儀帖》、草書。《泰山殘石樓藏畫》及《支那南畫大成》續集五。

(六三)五月初五日(天中節)。扇面，臨《藝韞多材帖》、草書。顧洛阜藏、《八大山人書畫扇集》。

(六四)八月十五日(中秋)。扇面，「紫鳳真人府」詩、行書。《八大山人書畫扇集》。

(六五)十一月初四日(至日)。掛幅，臨《藝韞多材帖》、草書。《伏廬書畫錄》。

(六六)十一月初四日(一陽之日)。臨古人書冊頁，「氣象高曠而不入疏狂」格言、行書。照片。翁萬戈兄藏。

1703癸未、康熙四十二年 七十八歲

(六七)十月(小春)。掛幅，《白居易北窗三友詩》、行書。《泰山殘石樓藏畫》。

1705乙酉、康熙四十四年 八十歲

(六八)三月十九日。手卷，《醉翁吟》、草書。住友寬一藏、複製手卷及《二石八大》。

(六九)四月十六日左右(既望)。冊頁，「石室先生」、楷書。《國華》第七二四號。

(七〇)四月十六日左右(既望)。扇面，《烹雨亭記》、楷書。《八大山人書畫

集》。

(七一)五月十六日左右(既望)。手卷，《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楷書。《支那南畫大成》續集五。

從這七十一件材料中看，最大的困難，就是六十歲(一六八五年乙丑)以前的作品太少。其主要原因是「八大山人」四個字的名聲。他在簽署「八大山人」以前的作品，很少流傳。同時書畫也都尚未老到，所以多數沒有保存下來。這樣，我們暫時把一六八五年乙丑以前算是一期。當然如果我們將來發現更多的材料以後，這一期一定又可以分作若干期，如傳綰期以前(三十四歲以前)、「傳綰期」(三十四歲到五十五歲)、「个山」、「驢」期(五十五歲以後)等等。

從一六八五乙丑到一七〇五乙酉這二十一年裏，只有一六八七丁卯、一六八八戊辰(有著錄畫)和一七〇四甲申三年的原蹟書畫未見。在其他年份裏以一六九四甲戌和一六九九己卯兩年的作品最多。一六九四年甲戌雖然留存的作品有十幾件，但是八大山人那種畫一定畫得很快、很多。他在一張題跋上說：「蘇大據案書畫，頃刻二十餘扇。」雖然說是「蘇大」，其實也就是他自己。一年的作品存十幾件，也不算太多。

從他簽署款中的「八」字看，這二十一年可以分成四期：

第一期從一六八五乙丑到一六八九己巳左右，這段時期八字的寫法雖然也是「八」的形式，但是兩筆起筆處離得近。每一筆開始的一段比較接近向下垂直的樣子，而每筆折成的角度比較大。如：八。

第二期從一六八九己巳左右到一六九四甲戌左右。這一段作品中簽字的「八」字每筆起筆處離得遠、左面一筆往右下斜、而右面一筆往左下斜，在每筆的轉折處離的比較近，每筆折成的角度比較小。如：><。

第三期是從一六九四年甲戌左右到一七〇一年辛巳左右，「八」字變成兩點的形式。如：、。這兩點的形式大致又可以看出兩種，一種是把兩點幾乎連成一個「一」字，如：一。另一種是左邊一點是豎下來的，而右邊一點是橫著點的。如：一-。這兩種一前一後是可以看出來的。但是不易確定是那一年才有此分別。所以暫時把兩點的形式算作一期，於是這一期比較長一些。

第四期是一七〇二壬午左右到一七〇五乙酉秋天。這一期比較明顯。「八」字左邊的一畫，變成一撇，撇向左面，並且出鋒。如：八。

以上各點就有年份的材料看，沒有例外。

八大山人書法體勢的發展，雖然不能完全按照「八」字的寫法來分期，但是大致的也可以分別早晚。

八大山人書法體勢的分析，最基本的應當是筆法的變化。筆法在形體上的不同，可能是因為工具的差異。大致的說，從字的筆劃來看，在一六八九己巳以前，大概用的是一種尖鋒硬毫的筆。至於是紫毫還是兼毫，則不易確定。在一六八九己巳以後，用的筆好像是一種比較軟性的退尖禿筆，可能是羊毫。但是也偶然有用尖鋒硬毫的時候，但很少，只有一七〇三癸未年作的渴筆山水冊，和一本雜畫冊中的兩頁山水，以及一頁臨董其昌的《送劉太冲叙》跋，都是用硬筆尖毫作的。這幾件都是差不多同時的作品。

筆法的發展，各種點線的構成，指掌腕肘的動作，都和作畫有密切的關係，目前一時尚不能有詳細的分析，容待後論。至於字的形體，每行的格局以及全篇的組織，大致的說，可以用孫虔禮《書譜序》裏的說法，籠統的分析一下，孫虔禮說：

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

八大山人留下的有篆書、隸書、章草、楷書、行書、草書，種種書體。有的因限於材料太少，不能一一分析歸納。今僅以草書一體，看他的發展趨向。

以草書而論，很容易看出他在字形發展上的三個階段：

第一段是一六八八年戊辰六十四歲以前（圖三三）。雖然我們沒有看見過他學書時臨帖的字，但是一直到一六八六年丙寅上元所作清供圖上所寫的草字，仍是平正的草字。在普林斯頓大學所藏的花卉冊裏的題詩，雖然有草字，也是比較平正的。《泰山殘石樓藏畫》裏印的有兩本冊頁，近似弗利爾美術館所藏的花鳥冊。應是同時之作。弗利爾美術館所藏的花鳥冊，和《夢園書畫》著錄的戊辰年所作的冊頁有關。在弗利爾美術館的冊頁應離戊辰年不遠。其迎首「畫渚」兩個氣勢洶湧的大字，已經表現出已趨向險絕途中。《泰山殘石樓藏畫》中冊頁的題詩，如畫芭蕉的對題詩：「程偏勾勒雨塗徐，塗附芭蕉兩弗如。作算覆堪春酒甕，越吳鴻斷友人書。」和畫石的對題詩：「骨聳眉尖口大生，來時馬大口能騰。西江道向嶽南路，滑著石頭攀起藤。」等詩（圖三五），雖然仍是用尖筆寫的有鋒芒的字，但是字形錯縱之間，已步入險絕之勢。最能顯出企圖險絕的字體是在一六八九、一六九〇己巳和庚午之間。一六八九年的六月畫的一幅鯰魚的題詩，七月二十五日畫的蓮蓬（圖三六A），在畫的上端橫着題的一首七言詩。八月十五畫的《瓜月圖》的題詩，十一月初十（至日）在漢陽畫的《三友圖》上的長跋（圖三

七），在一六九〇庚午春天畫的著色工筆花卉的跋「倣包山畫法」（圖三八）、春天畫的《孔雀圖》上的題詩、九月畫的《鸚鵡圖》上的題詩，對題《花鳥魚草冊》的六頁題詩，這些件的書法的體勢都是一目了然，完全一致的。

這種追向險絕的書法，如印在《泰山殘石樓藏畫》裏的唐詩，「百里初分上谷城」（圖三九），一直到一六九九年己卯左右，仍有作品（圖四〇）。如印在《泰山殘石樓藏畫》亦印在《支那墨蹟大成》裏的一張六尺中堂「儒墨兼宗道」詩（在王方字、沈慧處），都有險絕之意。在一六九九年己卯以後存在的草書，一般的說，都是「復歸平正」了（圖四一、四二）。

最顯著的例子是一七〇二年一陽之日所臨古人書中之一頁臨懷素的草書，雖然是狂草，但是字體仍是平平正正。又最晚年一七〇五年乙酉八十歲所寫的《醉翁吟》草書，也還都是趨於平正的。

爲了說明「險絕」和「平正」，把每一個字掬出輪廓來，用字形的輪廓來看一看，是比較容易看明白的。〔編者按：輪廓圖只刊一張（圖三六B）爲例。〕

結 語

這篇文章若是用高層的鑑賞尺度衡量，結論必是以點畫求之，失之遠矣。但是愚以爲形體上的研究是第一步。雖然，即或是第一步，我也未能走全。我沒能把筆劃的分析和畫中的筆法結合起來作進一步的說明，心中十分抱歉。但無論如何在此供給讀者一些參考材料。進一步研究結果的報告，只好俟諸異日了。

西東大學王方字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日於食雞陌廬。

圖版目錄

- 圖一 《落花冊》迎首「涉事」。
- 圖二 詩冊頁「爲寶崖作」。
- 圖三 圖二細部。
- 圖四 詩軸「儒墨兼宗道」。
- 圖五 《河上花歌》手卷。
- 圖六 乙丑（1685）書林兆叔詩扇面。
- 圖七 唐詩屏條（四屏之一）。
- 圖八 對聯。台北張岳軍先生藏。
- 圖九 書信：給鹿邨先生。
- 圖一〇 題畫魚軸「到此偏憐憔悴人」。
- 圖一一 花押「个相如吃」，《安晚冊》。
- 圖一二 花押「三月十九日」，《安晚冊》。
- 圖一三 花押「三月十九日」。
- 圖一四 篆書「天光雲影之圖」。
- 圖一五 隸書，己卯（1699）年書。
- 圖一六 草書，臨索靖《月儀帖·三月》。
- 圖一七 索靖《月儀帖》拓片。
- 圖一八 楷書《傳綰花卉冊》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 圖一九 楷書，歐陽詢體。
- 圖二〇 行書，題畫魚扇面「到此偏憐憔悴人」。
- 圖二一 草書，《北窗三友詩》。
- 圖二二 狂草，臨懷素。翁萬戈先生藏。
- 圖二三 《臨河序》，無年月小字冊頁。
- 圖二四 癸酉（1693）書《臨河序》。
- 圖二五 楷書，臨《興福寺半截碑》。
- 圖二六 壬午（1702）跋所臨《月儀帖》。
- 圖二七 扇面，壬午（1702）臨《淳化閣帖》中之《藝韞多材帖》。
- 圖二八 臨《藝韞多材帖》軸。
- 圖二九 楷書，臨褚遂良《聖教序》。
- 圖三〇 楷書，臨王寵。
- 圖三一 草書，臨黃道周。
- 圖三二 《聖母帖》釋文後之跋語。
- 圖三三 署个山傳綰的平正董其昌體草書。
- 圖三四 平正草書題畫。
- 圖三五 漸趨險絕之草書。
- 圖三六A 題畫蓮蓬詩。
- 圖三六B 圖三六A之字形輪廓。
- 圖三七 己巳（1689）題《三友圖》。字體追向險絕。
- 圖三八 庚午（1690）題畫「做包山畫法」。
- 圖三九 書唐詩。險絕草書。
- 圖四〇 己卯（1699）之書信，仍在險絕中。
- 圖四一 復歸平正之草書屏。
- 圖四二 冊頁，復歸平正之草書。

List of Illustrations

- FIGURE 1. Cursive script, title of an album.
 FIGURE 2. Poems written for Pao-yai, album leaf.
 FIGURE 3. Detail of Figure 2.
 FIGURE 4. Poem, hanging scroll.
 FIGURE 5. Poem, handscroll.
 FIGURE 6. Poems, fan (dated 1685).
 FIGURE 7. T'ang poem, one of a set of four-panelled hanging scrolls.
 FIGURE 8. Couplets. Collection of Mr. Ch'ang Ch'ün, Taipei.
 FIGURE 9. Letter written to Lu-ts'un.
 FIGURE 10. Inscription on a painting.
 FIGURE 11. *Hua-ya*, from the *An-wan Album*.
 FIGURE 12. *Hua-ya*, from the *An-wan Album*.
 FIGURE 13. *Hua-ya*.
 FIGURE 14. Seal script, title of an album.
 FIGURE 15. Clerical script (dated 1699).
 FIGURE 16. *Chang-ts'ao* script, after So Ch'ing's *Yüeh-yi t'ieh*.
 FIGURE 17. Rubbing of the *Yüeh-yi t'ieh* by So Ch'ing.
 FIGURE 18. Standard script, colophon of the *Ch'uan-ch'i Album*.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aipei.
 FIGURE 19. Standard script, in the style of Ou-yang Hsün.
 FIGURE 20. Running script, colophon of a fan painting.
 FIGURE 21. Poems, cursive script.
 FIGURE 22. Cursive script, in the style of Huai Su. Collection of Mr. Wango Weng.
 FIGURE 23. *Lin-ho Preface*, album of small characters, undated.
 FIGURE 24. Colophon of the *Lin-ho Preface*.
 FIGURE 25. Standard script, after the broken *Hsing-fu-ssu pei*.
 FIGURE 26. Colophon, after copying the *Yüeh-yi t'ieh*.
 FIGURE 27. Standard script, after the *Chun-hua-ko t'ieh*, fan. Crawford Collection, New York.
 FIGURE 28. Standard script, after the *Chun-hua-ko t'ieh*, hanging scroll.
 FIGURE 29. Standard script, after Ch'u Sui-liang's *Shêng-chiao (Holy Religion) Preface*.
 FIGURE 30. Standard script, after Wang Ch'ung.
 FIGURE 31. Cursive script, after Huang Tao-chou.
 FIGURE 32. Running script, colophon of a rubbing of the *Shêng-mu t'ieh* by Huai Su.
 FIGURE 33. Cursive script, in orthodox style, hanging scroll.
 FIGURE 34. Cursive script, in orthodox style, colophon of a painting.
 FIGURE 35. Cursive script, showing tendency towards unbalanced composition.
 FIGURE 36A. Cursive script, inscription on a painting.
 FIGURE 36B.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layout of characters in Figure 36A.
 FIGURE 37. Running script, inscription on a painting (dated 1689). Note the unbalanced composition.
 FIGURE 38. Running script (dated 1690).
 FIGURE 39. Cursive script, in vigorous style.
 FIGURE 40. Letter (dated 1699), composition still unbalanced.
 FIGURE 41. Cursive script, hanging scroll. Return to regular style.
 FIGURE 42. Running script, album leaf. Return to regular style.

Calligraphy of Chu Ta (1626-1705)

(A Summary)

WANG FANG-YU

I. Introduction

II. Materials:

There are about 300 existing pieces of calligraphical works by Chu Ta plus quite a few writings on his paintings. Those which are used for study include originals, photographs, and reproductions.

III. The studies of and comments on Chu Ta's calligraphy in the past.

IV. The shape of the calligraphy:

Album leaves, hanging scrolls, hand scrolls, couplets, fans, sets of hanging scrolls, letters, and writings on paintings. Examples exist in all forms. The album leaves are the greatest in number.

V. The styles of his calligraphy:

Seal forms, scribe forms, documental script, regular forms, running script, and cursive script. Also, his fancy signatures and the commemorative datings.

VI. The models and calligraphers Chu Ta used to develop his style:

He has studied various models and calligraphers. The existing materials show that he has studied the following calligraphers: Wang Hsi-chih 王羲之, Wang Hsien-chih 王獻之, Chung Yu 鍾繇, Wang Seng-ch'ien 王僧虔, Chang Chih 張芝, So Ching 索靖, Huang Tao-chou 黃道周, Hsü Hao 徐浩, Yen Chen-ch'ing 顏真卿, Huai Su 懷素, Yu Shih-nan 虞世南, Ch'u Sui-liang 褚遂良, Ou-yang Hsün 歐陽詢, Mi Fei 米芾, Ni Tsan 倪瓚, Wang Ch'ung 王寵, and Tung Ch'i-ch'ang 董其昌.

He ha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models: *Lin-ho hsü* 臨河叙 (Lan T'ing, Orchid Pavilion), *Ch'un-hua-ko t'ieh* 淳化閣帖, *Hsing-fu-ssu pei* 興福寺碑, *Shêng-mu t'ieh* 聖母帖, *Yüeh-yi t'ieh* 月儀帖, and *Shêng-chiao hsü* 聖教序.

VII. The chronological arrangement of Chu Ta's calligraphical wor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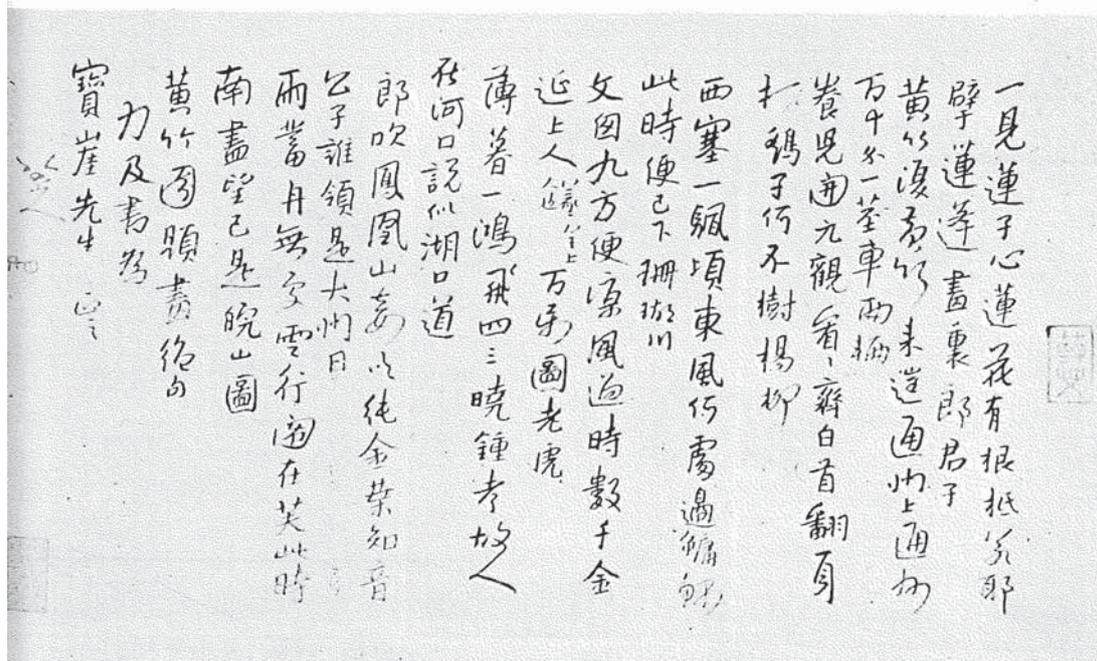
VIII. The development of his signature.

IX.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aracter shapes in his script form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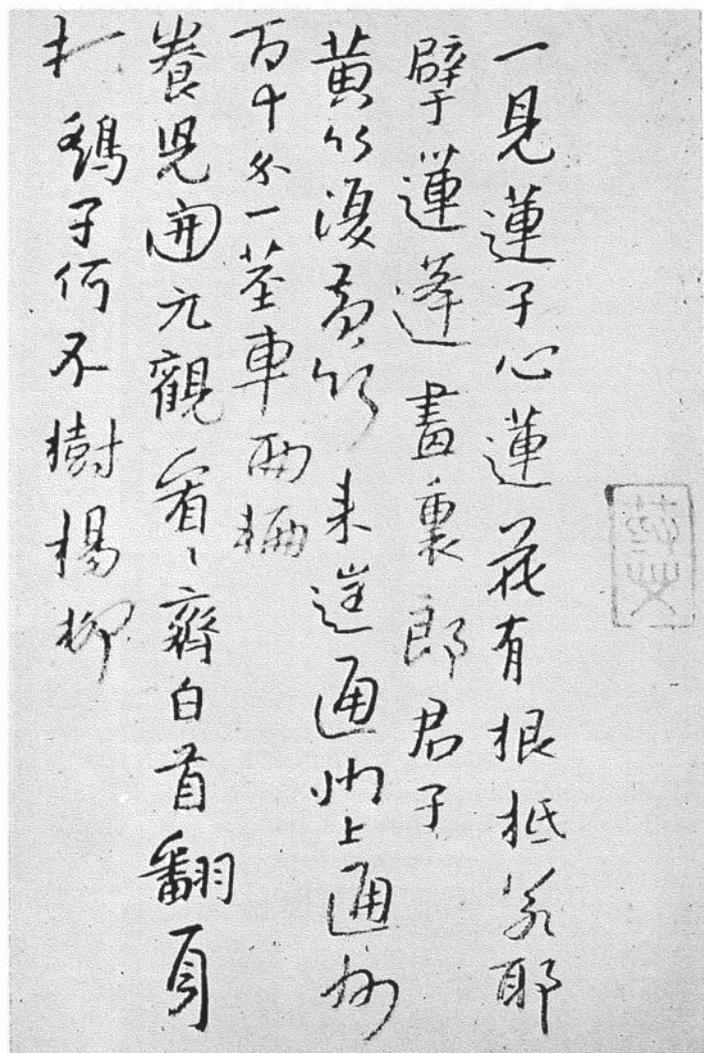
X. Conclu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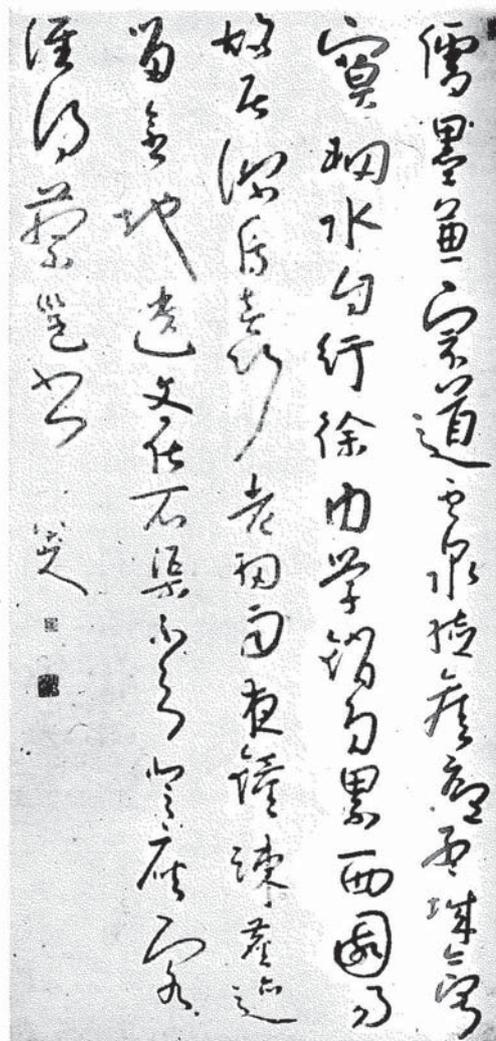
圖一 《落花册》迎首「涉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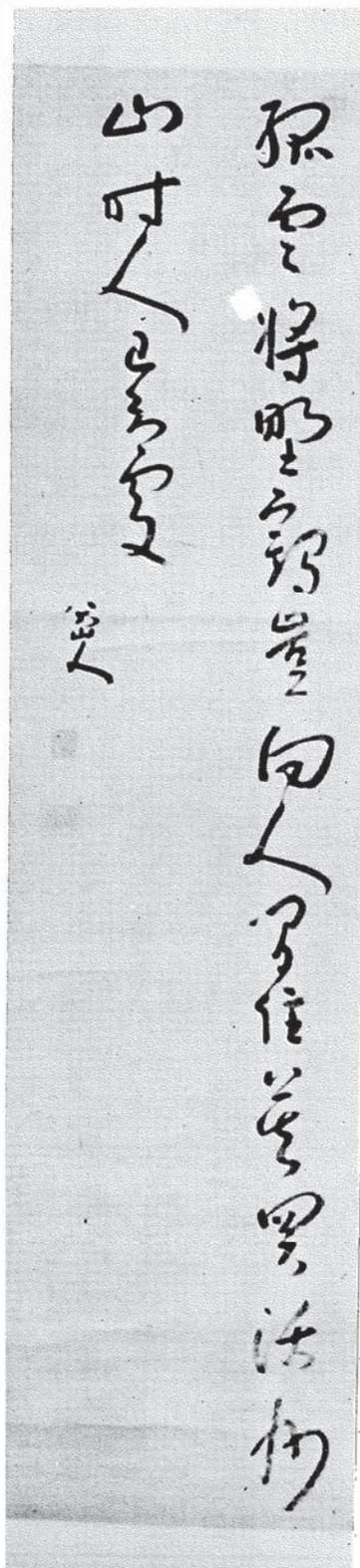
圖二 詩册頁「為寶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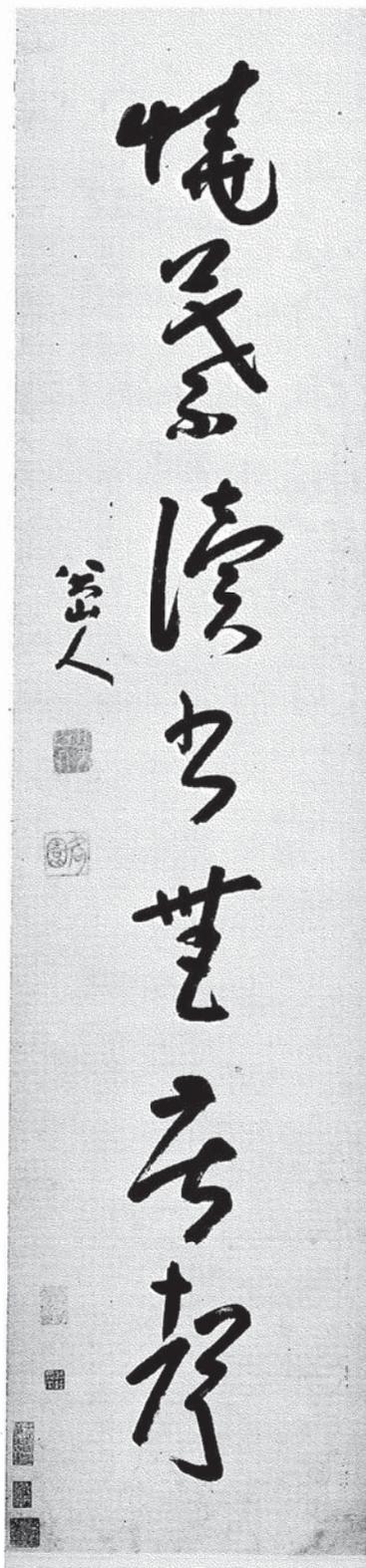
圖三 圖二細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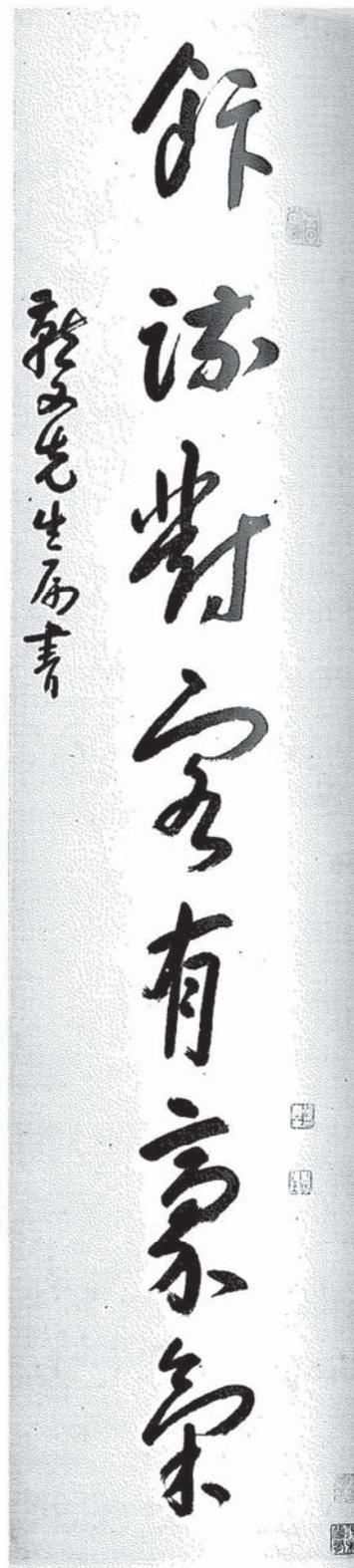
圖四 詩軸「儒墨兼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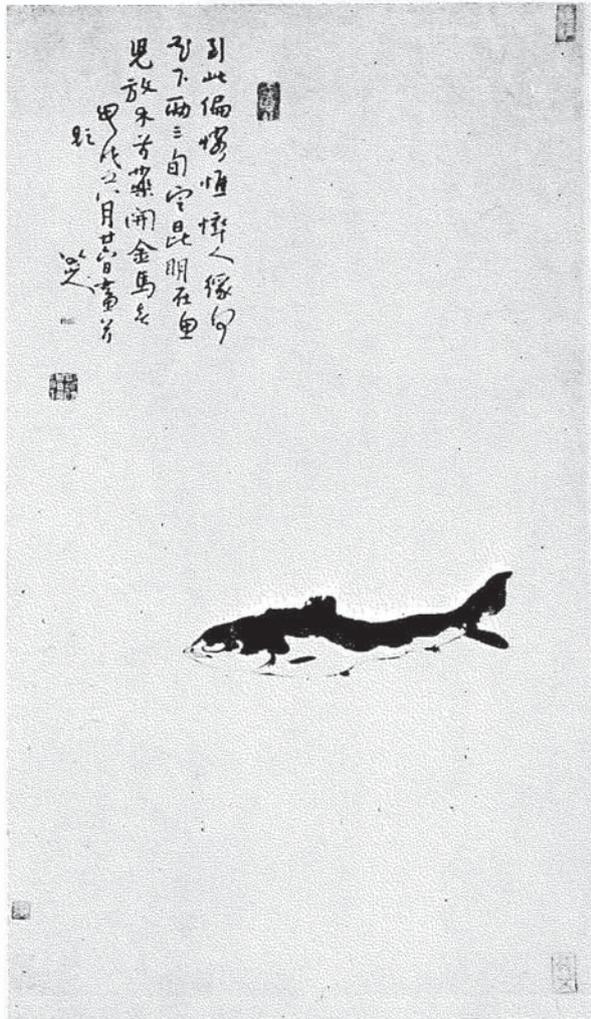


圖七 唐詩屏條（四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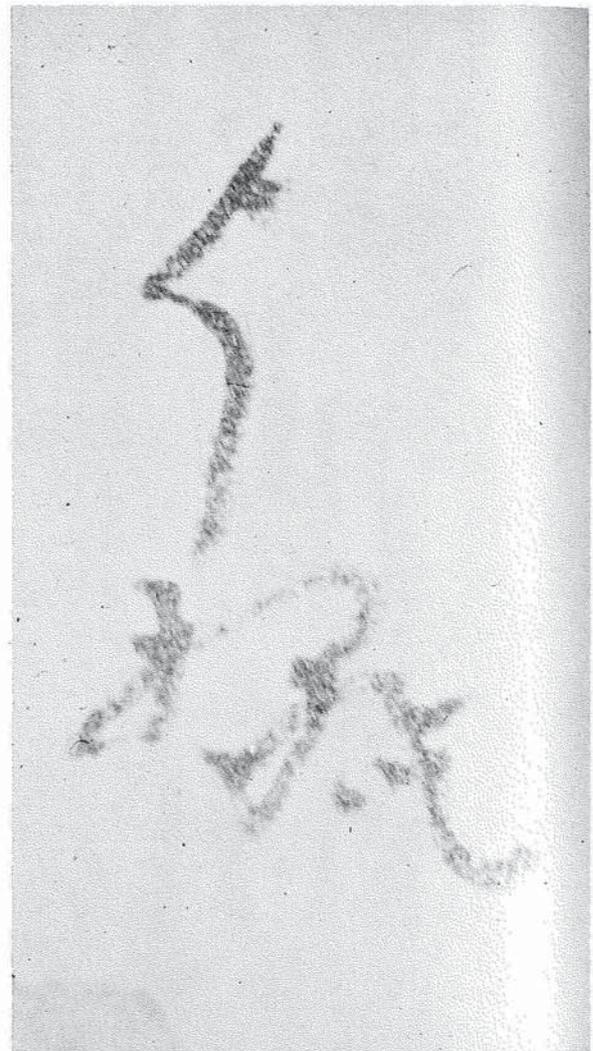


圖八 對聯。台北張岳軍先生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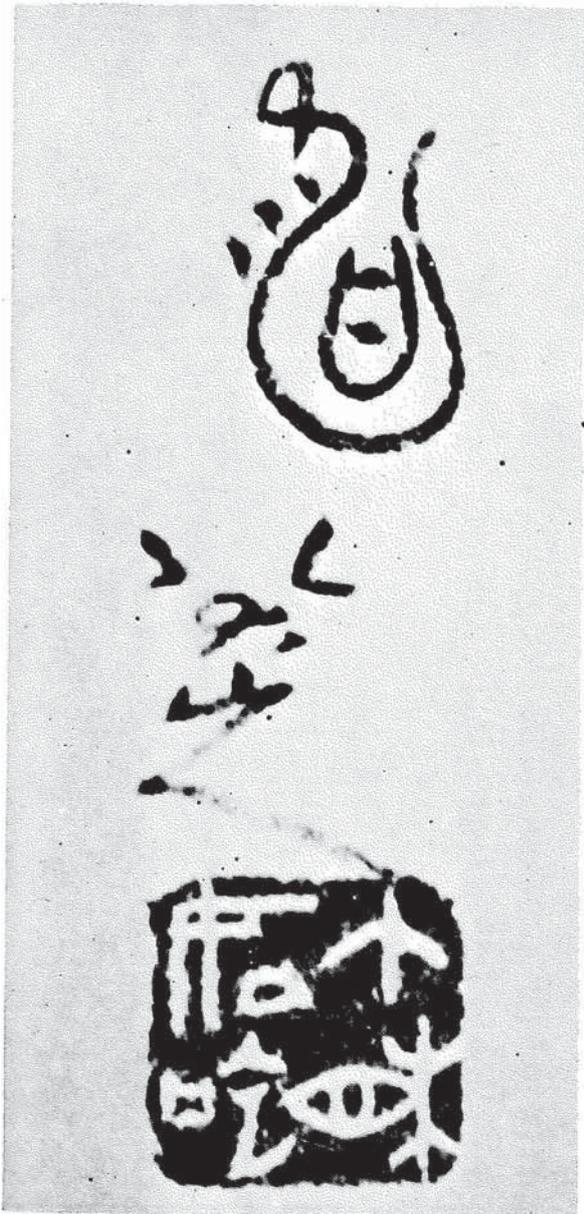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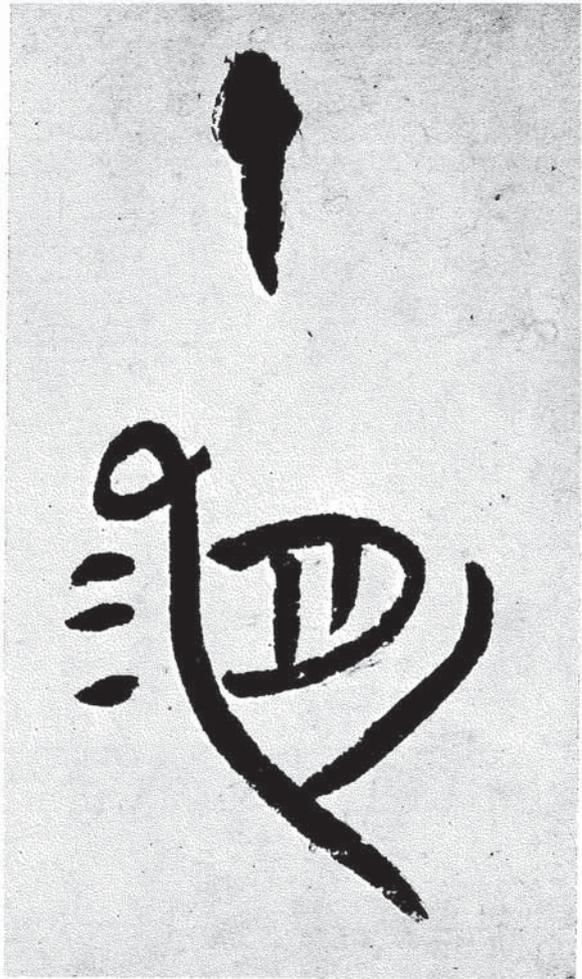
圖一〇 題畫魚軸「到此偏憐憔悴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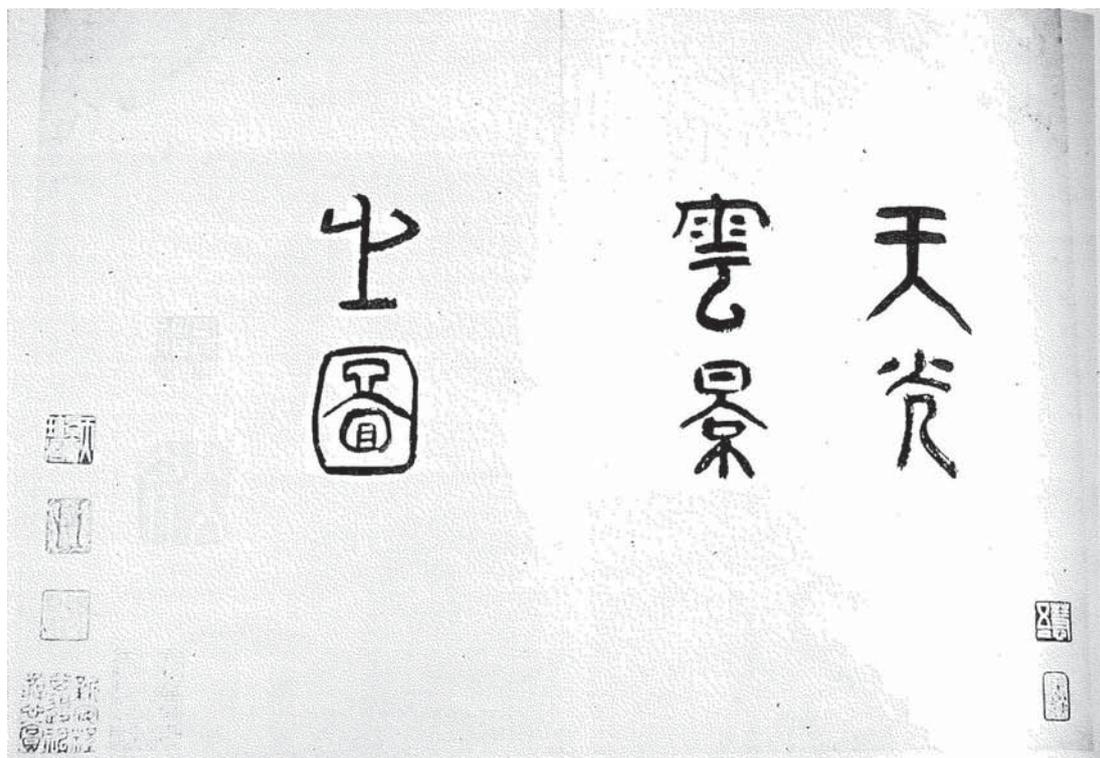
圖一一 花押「个相如吃」，《安晚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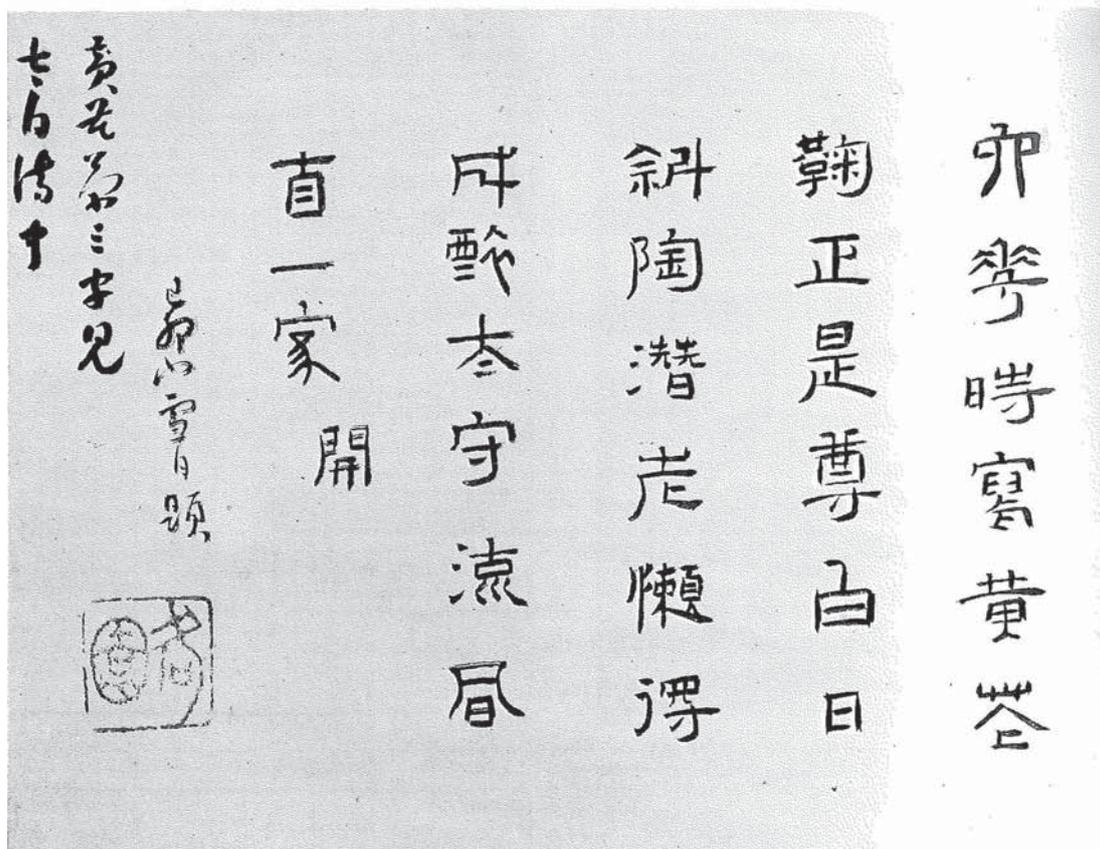
圖一二 花押「三月十九日」，《安晚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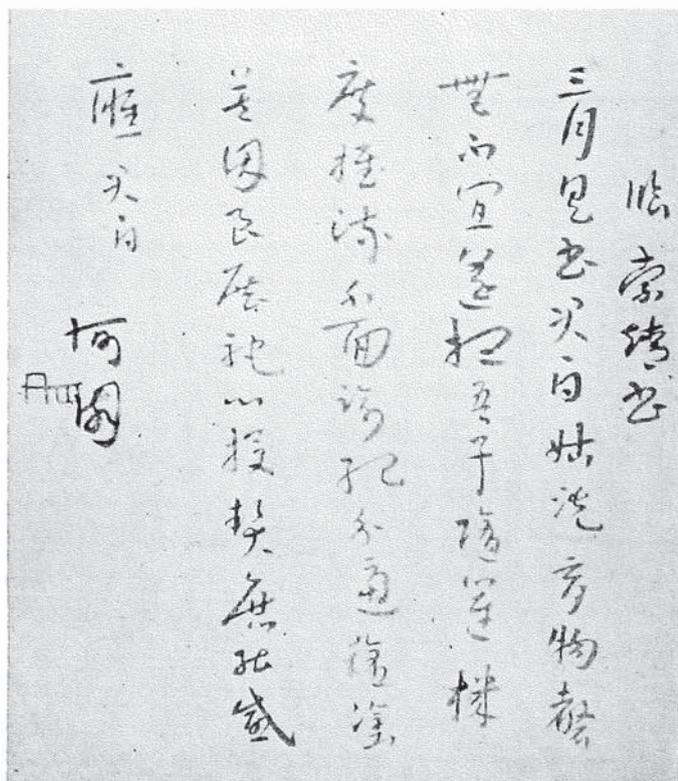
圖一三 花押「三月十九日」。



圖一四 篆書「天光雲影之圖」。



圖一五 隸書，己卯（1699）年書。



圖一六 章草，臨索靖
《月儀帖·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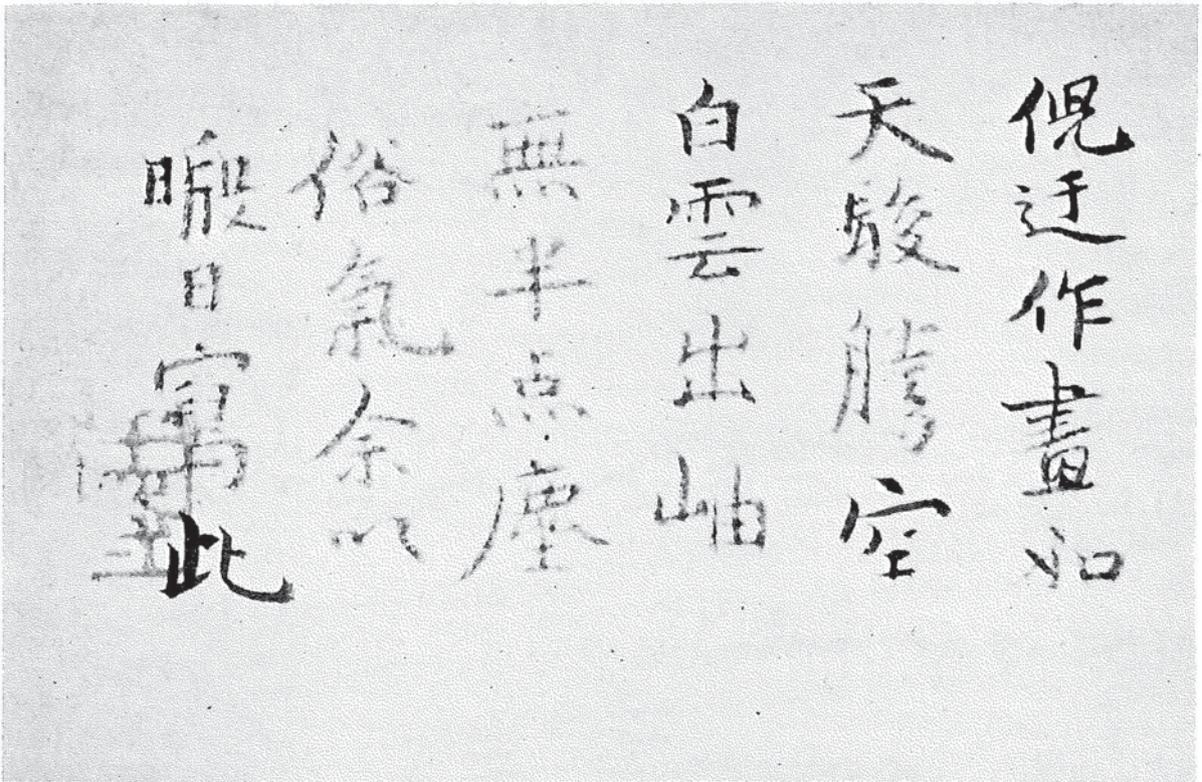


圖一七 索靖《月儀帖》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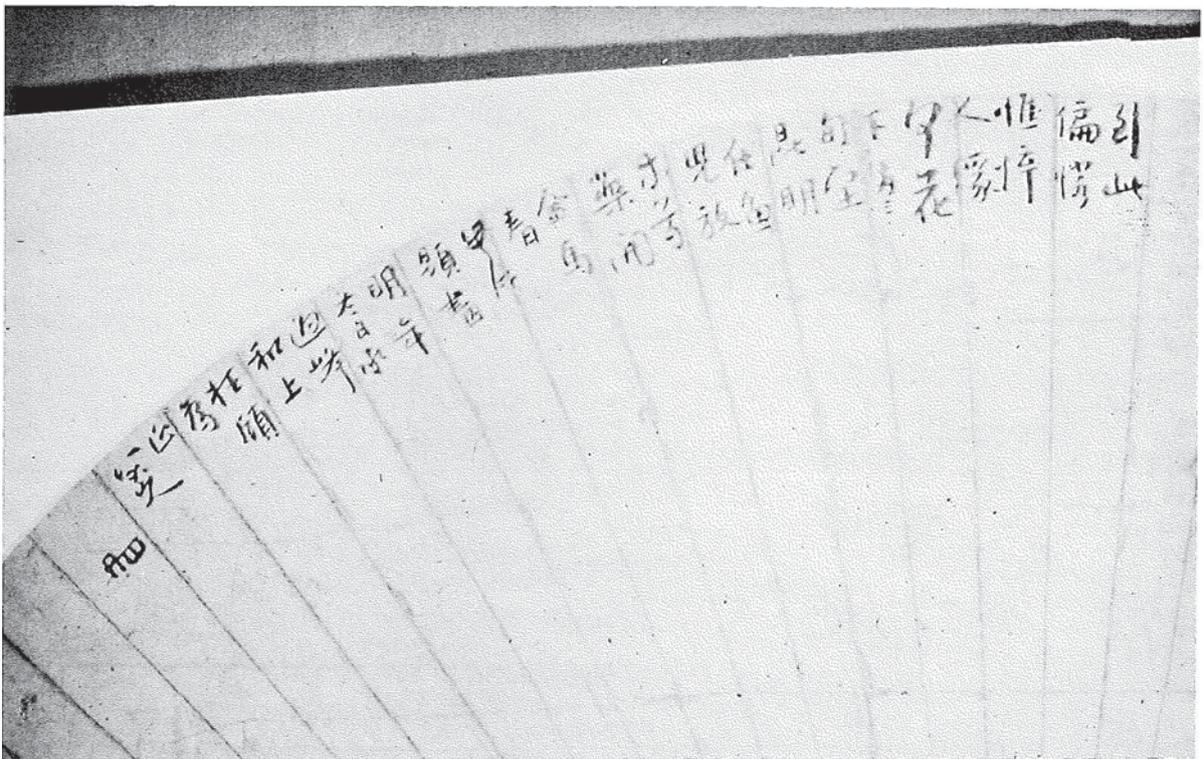
已亥七月早甚灌園長老畫二茄菜寄
 邨居士云半畝茄子半畝蕪間剪秋風供法
 試問西邨王太老盤餐拾得此豈無西邨展
 玩嗜飯滿案南昌羅濟亞聞之具索于花封
 三歡圖會以詩云十年水不曾疎欲展家
 瓦事三無唯有些園數莖葉拈來
 咬破嚼盡都衙品仍索三歡不忍
 聽十二月松門大雪上拍如樞三兩
 秤和煮菜根味頗佳因念前事為
 京庵名作數莖菜於祝盤上可謂
 馳煉溼處屐變豈難忘也悲京庵日侍
 維摩方丈知南方亦有此味西方亦
 有以味窮也極渺至于平地折礫地
 斷又為知三月不忘肉味哉誠恐
 西邨濟亞兩個沒孔鑽樵依樣
 畫葫蘆耳

灌園長老題

圖一八 楷書，《傳綵花卉冊》跋。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九 楷書，歐陽詢體。



圖二〇 行書，題畫魚扇面「到此偏憐憔悴人」。


 二日北固下自向月所為所並行三友
 三友之名在吾死後飲酒、飲水
 吟詩三友每相別循逐無已情一
 評惟中心一語暢心於此中者不
 以所強進、空物至情友之思家
 以者亦有例以高志有區取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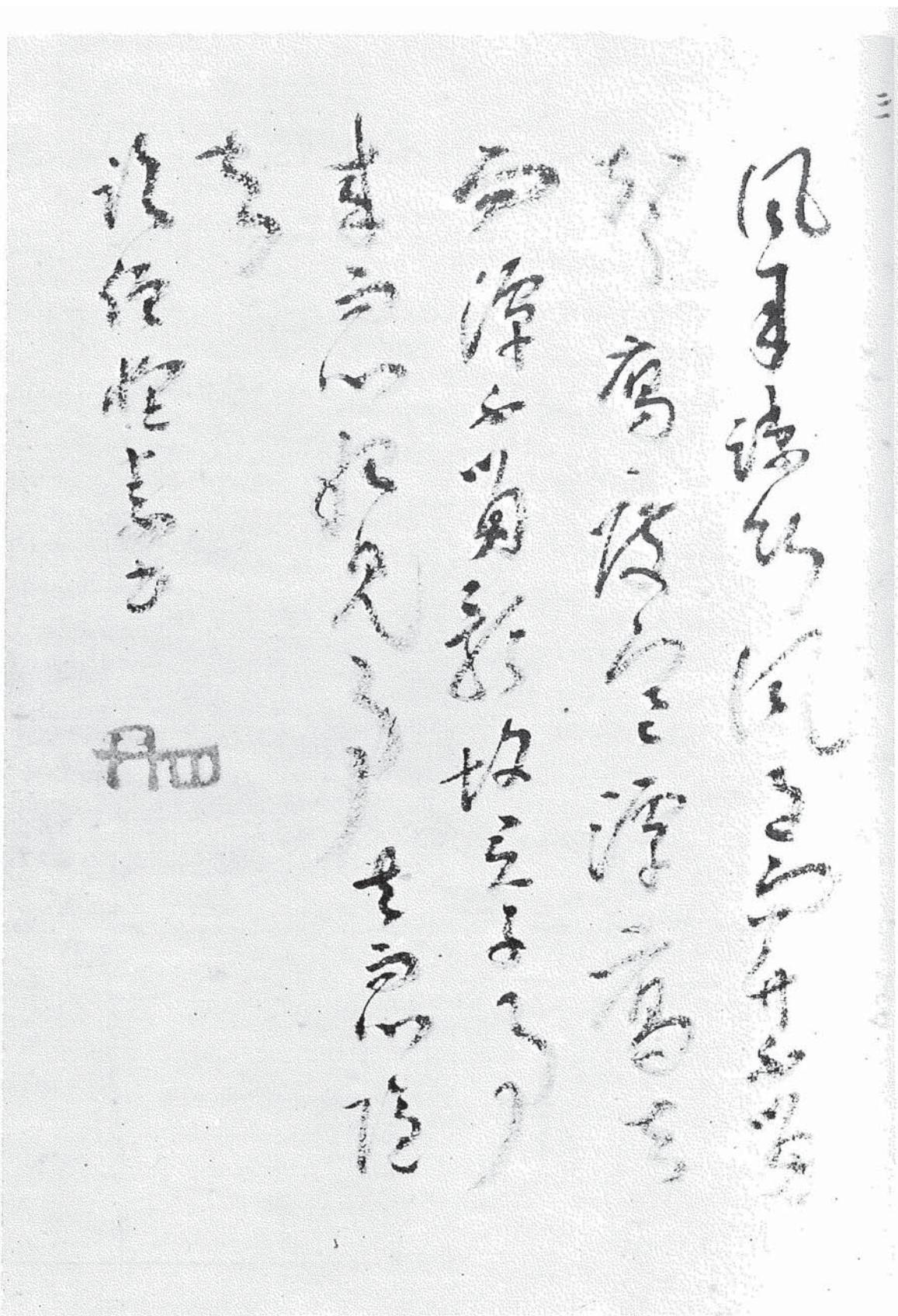
伯倫三人時在仲 燕之俗在依
 武寧甲乙之俗 亦復揚詠
 是之所尚 三師之已 遂為風
 三友相甚 故一言不 左柳白
 玉臣在柳 之之 亦復揚詠
 世爭標 狂詞 狂詞 狂詞 狂詞

圖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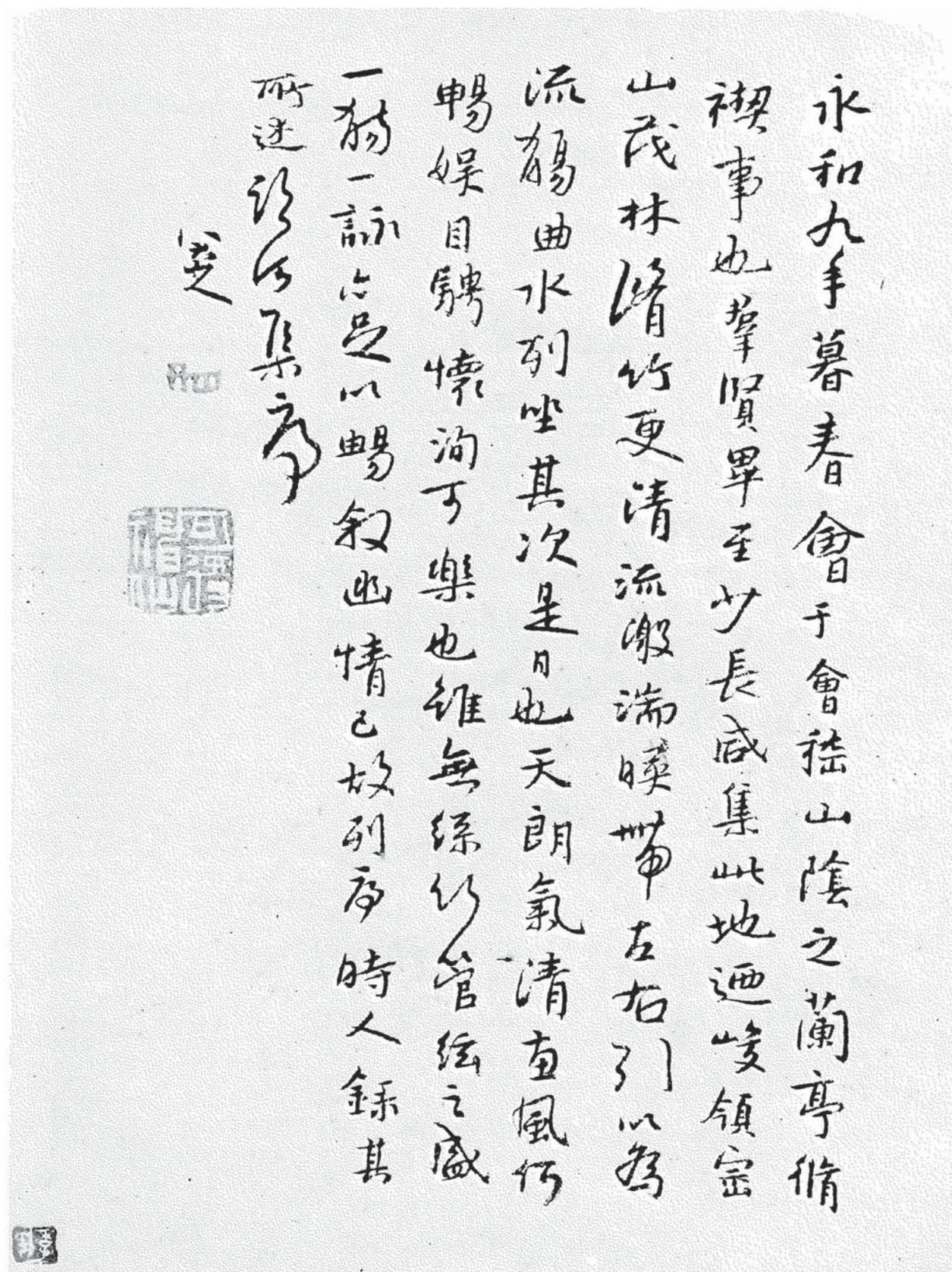
觀之從志 亦復揚詠
 白香山詩 物在 亦復揚詠
 夜辰 亦復揚詠

圖 c

圖二一 草書，《北窗三友詩》。



圖二二 狂草，臨懷素。翁萬戈先生藏。



圖二三 《臨河序》，無年月小字冊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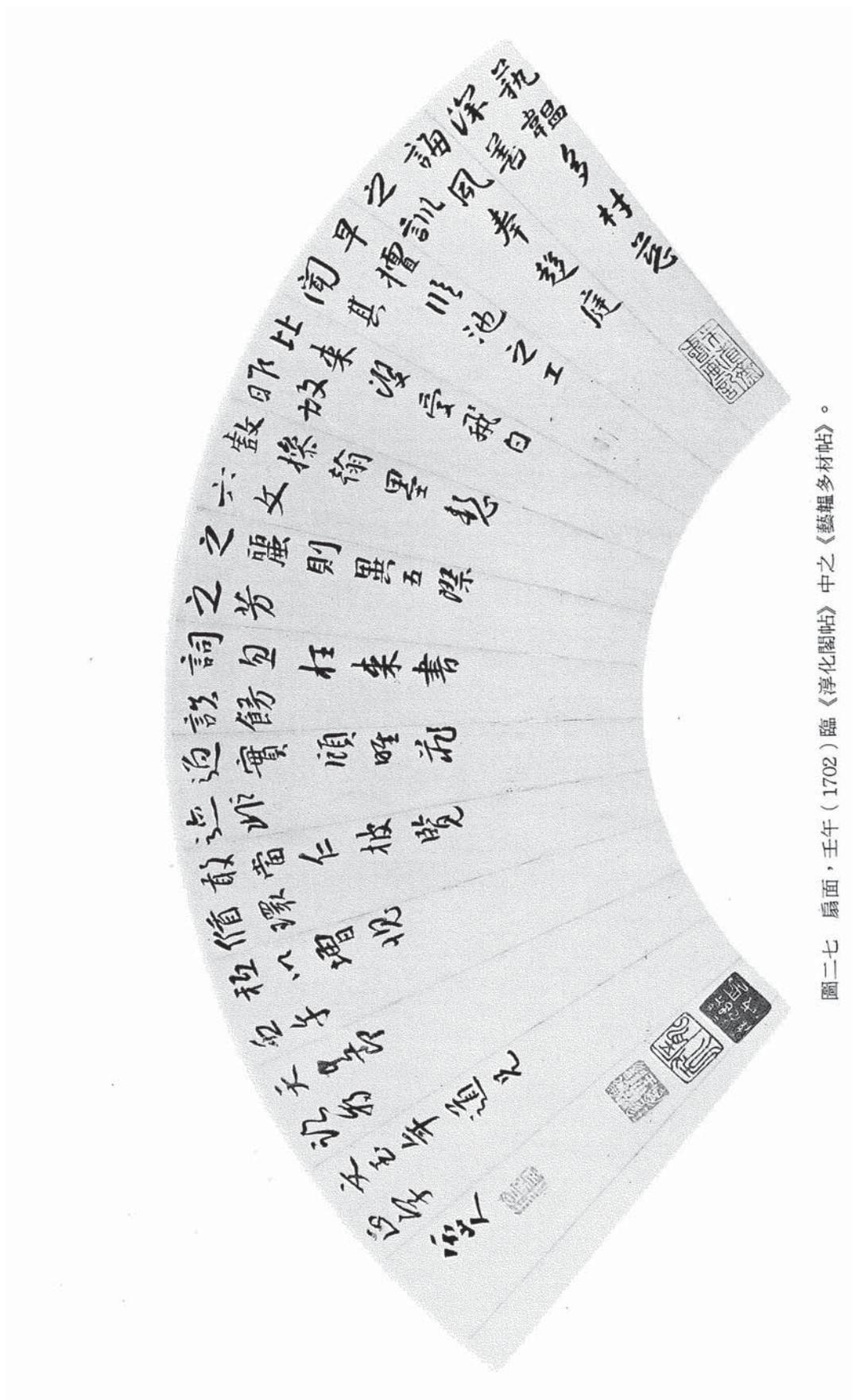
碑自石樓東鎮守封司
地之班金冊西符破命將
軍之秩雖以即中尉提

南宮之禁其或瞻劉小
鐵格照明相酌龍豹之鞞
弄神武之家名溢寰海

世傳為臨河集叙大為
乃自之作凡數十本此本為
是并山靈物假子即北道
十三改此無以加也
姜凱
癸酉五月廿日更於一過

圖二五 楷書，臨《興福寺半截碑》。

圖二四 癸酉（1693）書《臨河序》。



圖二七 扇面，壬午（1702）臨《淳化閣帖》中之《藝韞多材帖》。

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
則潔物不能累所德者淨則濁類不化
雷夫以卉木無知猶須善而成善况乎
人倫有識不豫慶而孔慶方異茲經流
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遊粵與乾坤而永
大

癸酉五月廿日兩園臨諸河南書

芝

和



圖二九 楷書，臨褚遂良《聖教序》。

祝 蠶 多 村 忍 深 善 誨 夙 奉 庭 訓 早 擅

此 池 之 工 聞 其 比 來 復 惠 飛 自 昨 啟 探 翰 墨 懿

六 文 之 麗 則 宏 際 之 芳 詞 自 在 來 書 法 錫 迥 寶 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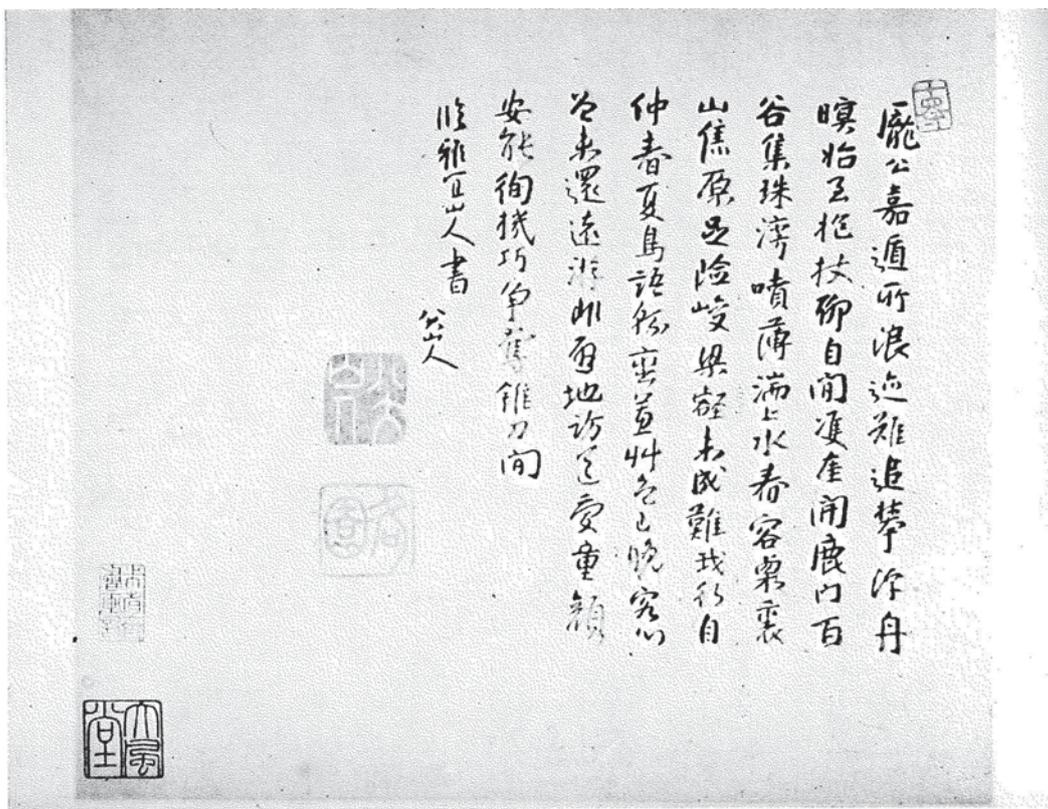
唯 飛 迥 敢 為 仁 披 覽 循 環
極 以 增 悅

壬子年五月廿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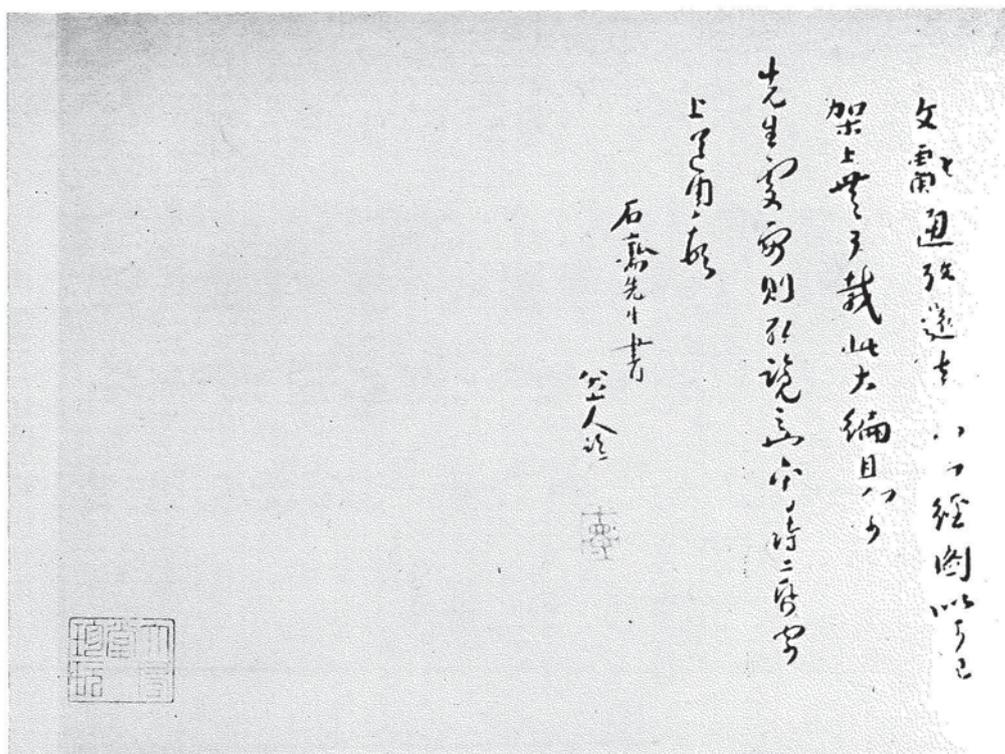
芝

和

圖二八 臨《藝韞多材帖》軸。



圖三〇 楷書，臨王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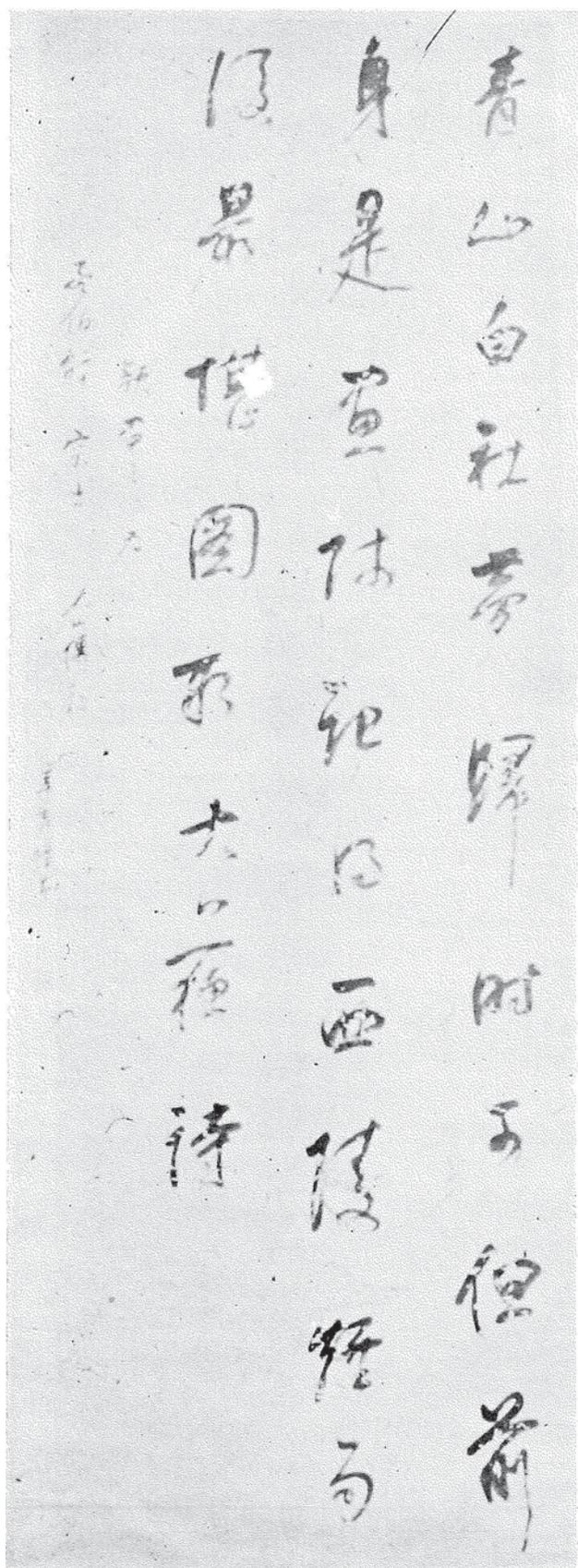


圖三一 草書，臨黃道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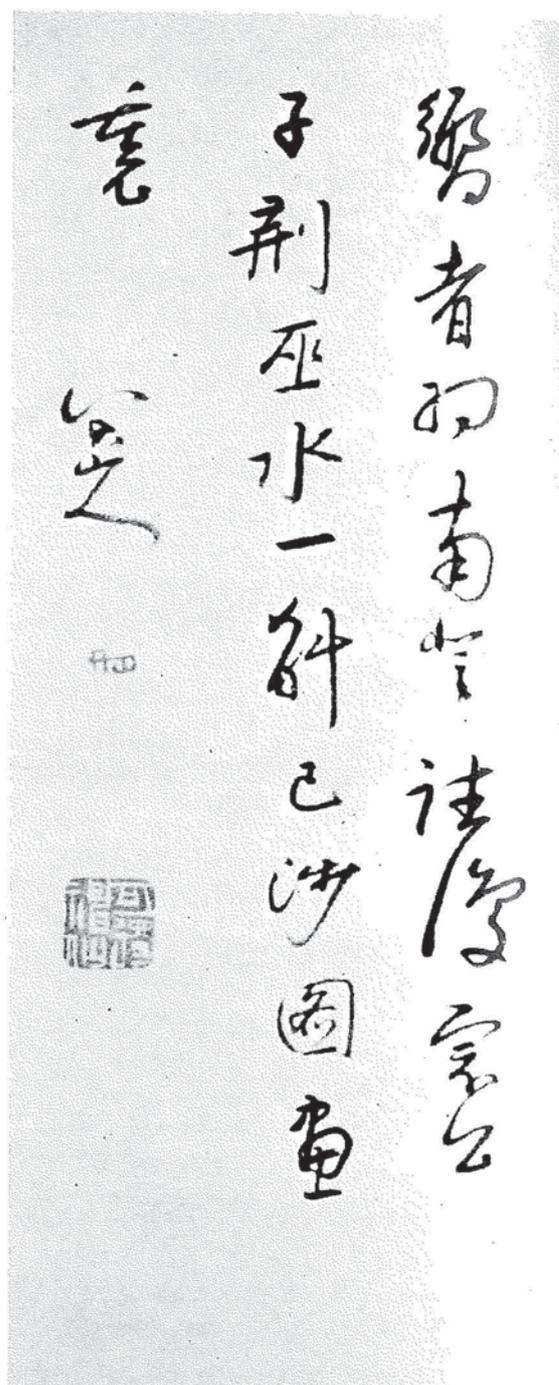
保天庵自序于文等帖
 殊書一存于張者通
 之為聖妙帖醒之得
 索勇安興法者道之
 程因規是漢二家書法
 以生長此泉州郡一古
 而為屬國保天庵書
 解乃心極重之
 此象古法之取于
 石宋山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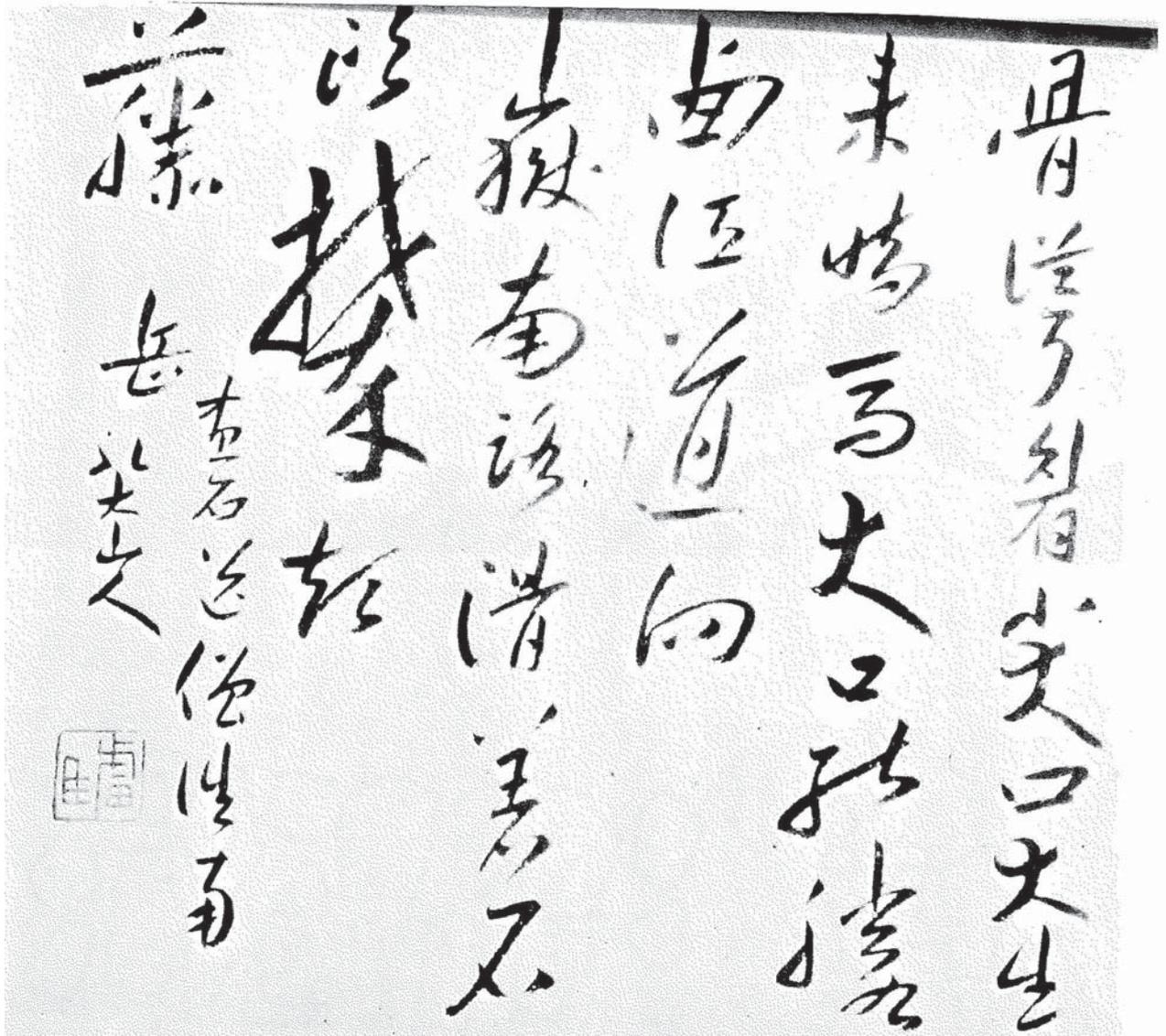
圖三二 《聖母帖》釋文後之跋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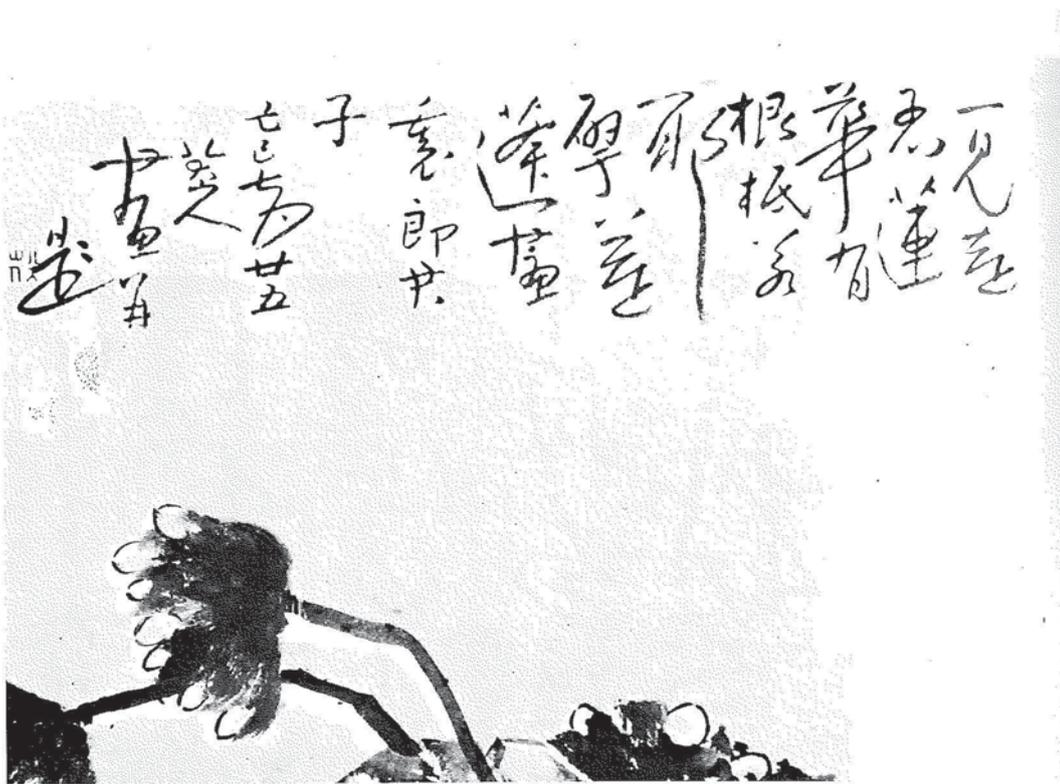
圖三三 署个山傳紫的平正董其昌體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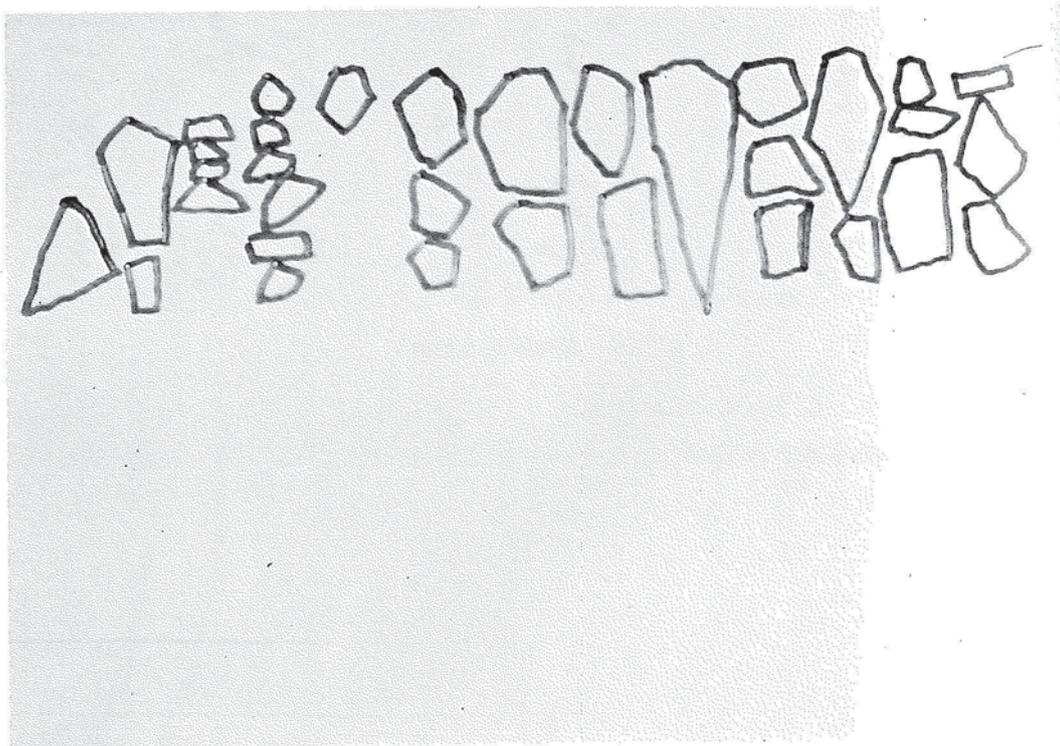
圖三四 平正草書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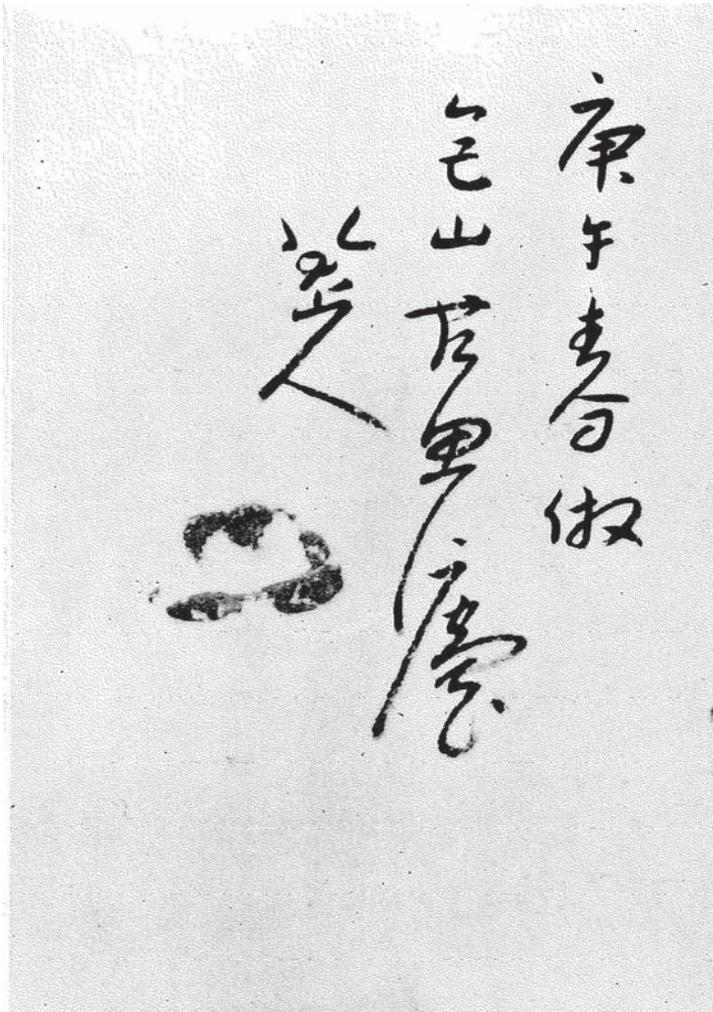
圖三五 漸趨險絕之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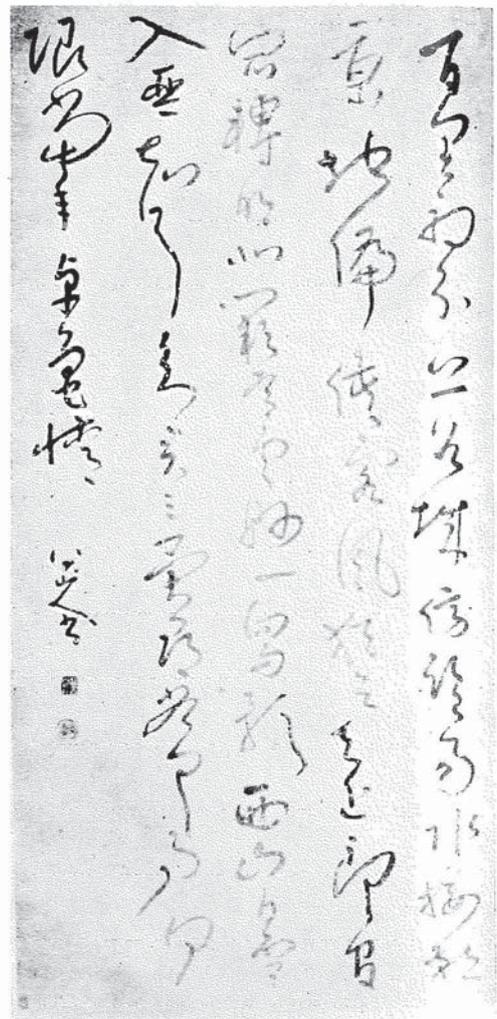
圖三六A 題畫蓮蓬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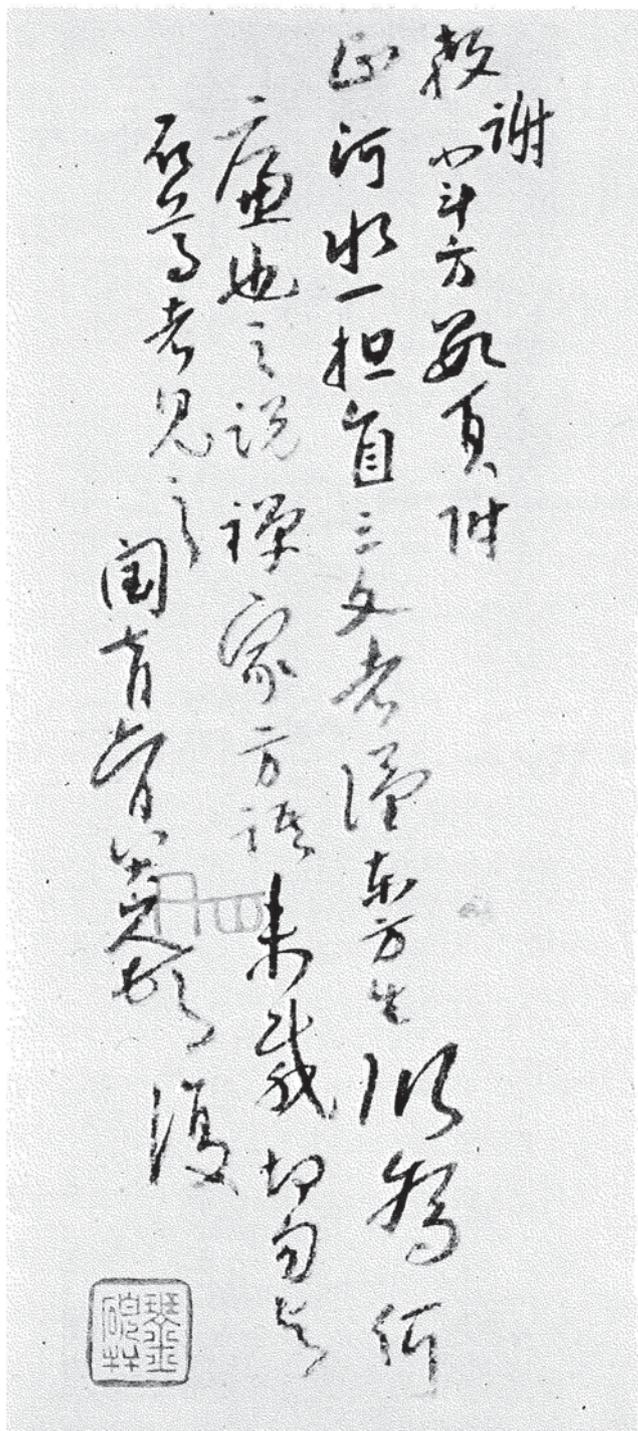
圖三六B 圖三六A之字形輪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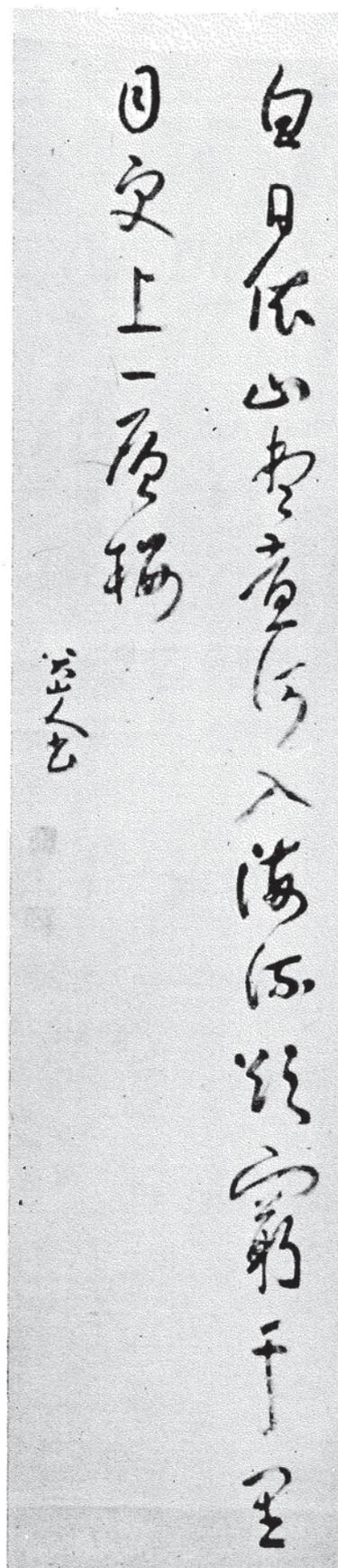
圖三八 庚午（1690）題畫「做包山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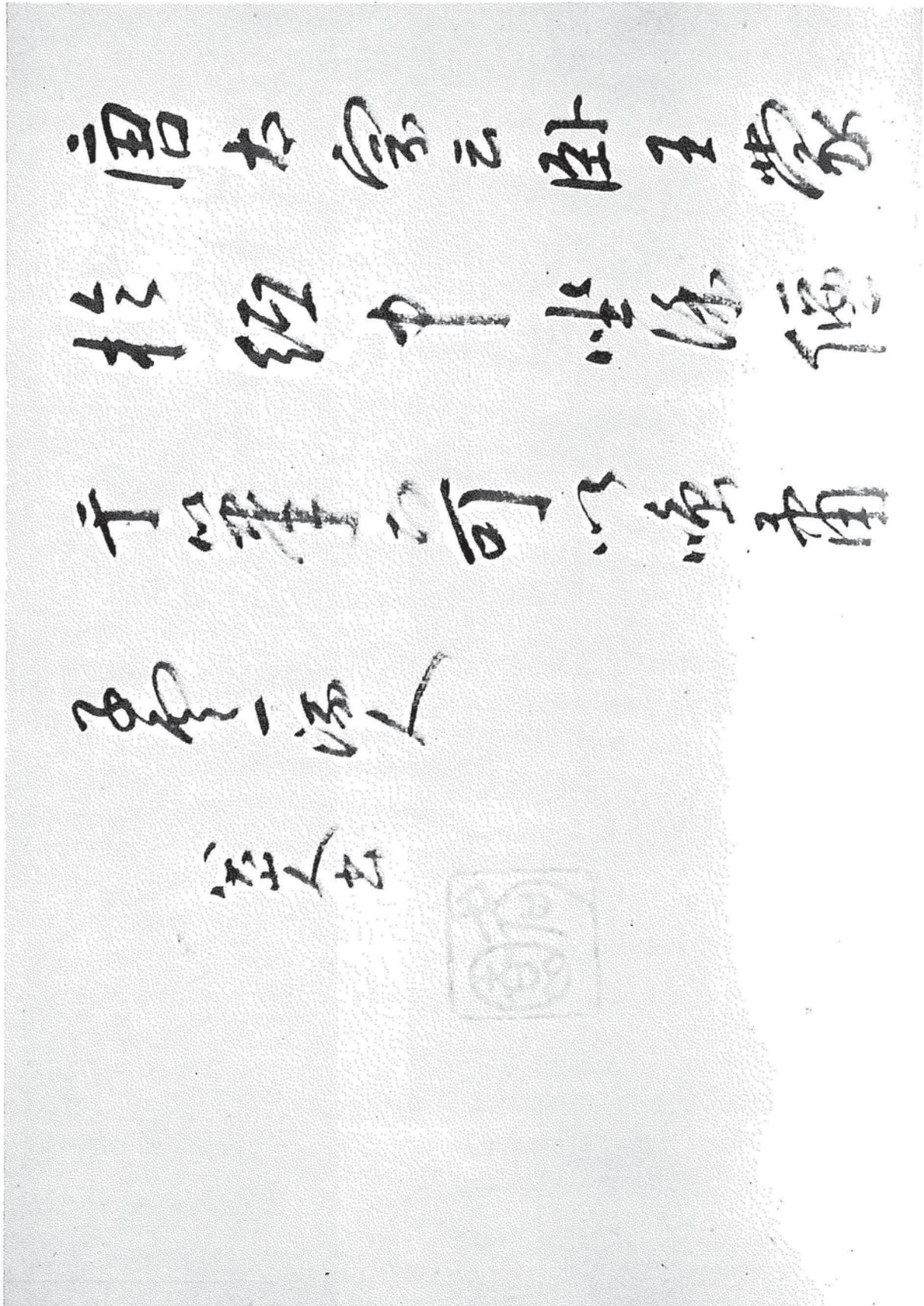
圖三九 書唐詩。險絕草書。



圖四〇 己卯（1699）之書信，仍在險絕中。



圖四一 復歸平正之草書屏。



圖四二 冊頁，復歸平正之草書。